

清史紀事本末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回部張格爾之役

宣宗道光五年冬十月以大學士長齡署伊犁將軍籌辦回疆軍務當乾隆朝之平定天山南路也回酋大和卓木波羅泥都之子薩木克及喀什噶爾地方人民亡入浩罕浩罕國於葱嶺以西其汗為蒙古察合台汗之裔既納薩木克等恐遭戰事上之波及因告中國願擔負監守逃人之責政府亦因勢利用之歲賂以銀一萬兩使加約束及嘉慶末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無度失回衆心薩木克次子張格爾者其人有膽力自入浩罕後以誦經祈福傳食諸部頗為回人所崇奉張格爾乃因南路人心之不平乘機投入布魯特假衆數百以是年八月襲喀什噶爾近邊布魯特頭目蘇蘭奇入關告警反為章京綏善所叱遂憤走出塞與回人合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往擊破之張格爾僅餘三十人舍騎徒步而走色普徵額追出塞外不見蹤跡遂回軍喀什噶爾與斌靜宴賞中秋節所擒八十餘人斌靜悉令殺之以滅口而以蘇蘭奇交通逆裔導衆滋事入奏帝心疑之命伊犁將軍慶祥往勘具得斌靜奴畜回民漁獵回女諸罪狀逮入京治罪以永芹代之張格爾復集兵屢騷掠近塞永芹引軍出擊輒遁去至九月領隊大臣巴彥巴圖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復無所遇乃縱殺布魯特游牧婦孺百餘而還其酋汰劣克憤甚率所部二千追襲之於山谷間巴彥巴圖全軍陷沒於是四城之回人爭起響應詔以長齡代慶祥鎮守伊犁慶祥代永芹視師喀什噶爾

六年秋八月張格爾陷喀什噶爾慶祥死之先是張格爾率兵由開齊山路突入回城拜其先和

卓木之墓距喀什噶爾八十餘里慶祥令協辦大臣舒爾哈善等圍之張格爾突圍出帝聞授長齡揚威將軍詔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為參贊督師助勦軍未集而張格爾已乞降浩罕國安集延兵（安集延兵驚悍善戰時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三十於是月攻陷喀什噶爾慶祥迎戰於渾河敗績自縊死烏凌阿穆克登先後歿於陣於是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城同時陷落羣回悉降

七年春三月將軍長齡總督楊遇春克復喀什噶爾張格爾遁先是長齡等於六年十月抵阿克蘇時提督達凌阿已敗敵於托什罕河張格爾復遣兵據柯兒坪阻進兵之路長齡督將弁分路進悉殲其衆至是年二月師次大阿板敵屯洋阿巴特乘夜來犯營擊卻之越日由中路進襲殲萬餘人追殺二十餘里擒三千餘人張格爾復糾衆十餘萬抗拒於沙布都爾莊諸將奮勇抄擊偪至渾水河又破之遂進軍阿克巴特三路掩殺俘斬二萬有奇復追至洋達瑪河搜殺盡遂於是月移師渾河北岸回衆十餘萬阻河為陣亘二十里穴壘轟礮鼓角震天勢張甚是在夜大風揚沙大霧晦長齡欲待露而進遇春不可曰此天贊我也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其勢而親督礮隊驟渡上游據上風礮勢與風沙勢相搏如百十萬兵摧壓擊至敵陣亂比曉全軍盡渡風止霧霽衆勢衝入敵陣若土崩遂乘勝抵喀什噶爾克復其城英吉沙爾葉爾羌二城同時盡復夏五月提督楊芳破回衆於昆拉瑞擒斬其酋玉努斯復和闐時張格爾已自木吉出逃往達爾瓦斯之藏堪地方颺去秋八月楊遇春楊芳分道出塞踪跡張格爾芳軍至塔爾克遇浩罕兵激戰一晝夜亡失甚衆協領都凌阿侍衛色克精阿力戰陣亡芳急引兵退步步為營賊陣出

險嚴旨切責諸將。詔遇春入關。命那彥成以欽差大臣往善善後事宜。冬十二月。楊芳大破張格爾之衆於喀爾鐵蓋山。布魯特人誘執張格爾。送軍前。張格爾本白山黨領袖。據喀什噶爾時。虐殺黑山黨徒頗衆。故黑山黨有戒心。加以軍中懸賞格。擒獲張格爾者。爵親王。金十萬。芳因密遣黑山黨出邊。縱反。聞言官兵全撤。喀什噶爾空虛。諸酋首以望和。卓張格爾信之。復率步騎五百潛入阿爾古回城。已而覺所聞不實。折奔出邊。芳星夜追逐。及之於喀爾鐵蓋山。斬獲幾盡。張格爾率殘兵三十棄騎徒走。遇布魯特人誘而執之。送軍中。授開。詔封長齡威勇公。楊芳果勇侯。阿克蘇貝子伊薩克郡王餘文武陞賞有差。

十年秋九月。回疆復亂。以楊遇春為欽差大臣督辦回疆軍務。張格爾之就擒也。長齡檄浩罕布哈爾等國。獻張格爾家屬。浩罕言俘虜可返。和卓木子孫不可獻。帝亦知其必不能致。姑任之。惟諭那彥成楊芳嚴守邊境。絕浩罕貿易。以困之。於是那彥成奏請馳逐安集延商民出邊。且沒收其財產。斷離其眷屬。又禁止大黃茶葉出口。浩罕王庫訶末阿利怒中國絕之太甚。思以武力回復通商之利。乃使人往布哈爾迎張格爾兄摩訶末王素普至軍中。以是年八月。使其將哈庫庫爾及勒西克爾奉之。率流寓之喀什噶爾人大舉侵邊。回郡王伊薩克告密於參贊札隆阿。不信。既聞警。始命幫辦大臣塔斯哈發兵拒戰。至明約洛地方。遇伏陷沒。敵軍遂長驅奪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諸回莊而包圍諸城。愛蘭命楊遇春楊芳長齡等調兵赴援。被那彥成職。

十一年春正月。逮伊犁參贊大臣容安下獄。以哈豐阿代之。初。容安奉詔赴援喀什噶爾等處。師抵阿克蘇。畏賊勢不敢進。反繞道烏什。趨無敵之和闐。致諸城圍久而不解。命押解刑部監禁。

督哈豐阿前駐阿克蘇以喀什噶爾危急帶兵三千五百至破敵於哈拉布扎什遂追至英吉沙爾河喀什噶爾諸城之圍亦解冬十月浩罕遣使至喀什噶爾軍中請和復許浩罕通市浩罕兵入邊後適其國與布哈爾失和將治軍相攻無暇東逞及各路援兵大至浩罕兵已解國去玉素普政惡為不好段亦引軍西還時將軍長齡奉命赴喀什噶爾督師七月至軍得浩罕書歷述七十餘年通商之舊好請復修改互市條約當返傳虜長齡乃奏曰安邊之策固以根威為上羈縻次之然如浩罕之地無城池皆以列騎衝陣遇放連環槍則先已奔逸且鐵列克嶺兩山中有廢洞僅容單騎行兩日方能出隘口於遠涉亦非所宜不如羈縻之便帝亦深咎前此絕浩罕為已甚遂可其奏和約成一兩國互還俘虜和卓木族在浩罕者浩罕當為中國圖禁一中國仍許浩罕通商並免稅一中國將前所抄沒浩罕人財產給還自是回疆事定二十七年復有張格爾子弟加他漢等七和卓木起復仇之師然未幾亦定

編者曰自是役之後中國兵威不復能及葱嶺以西而此次條約中國之讓步已達於極點欲復如乾隆一朝武功之盛不可得矣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平僮之役

宣宗道光十一年冬十二月湖南江華僮人趙金龍聚眾焚掠兩河口。僮為苗族之一。所居皆山峒。自成村落。在湖南者為衡永郴桂四州郡界。與廣東之連州。廣西之全州。均跨五嶺之脊。民僮雜處。僮性驍悍。不與漢民交通。漢民每欺侮之。黨連官役以肆其虐。待凡遇訴訟。官為裁判。恆左袒漢民。以是僮愈積怨。適楚粵之天地會（亦稱添弟會）中人。屢糾僮寨牛幾僮無所懲於。是江華縣之錦田鄉僮人趙金龍倡言復仇。使常寧僮趙福才。糾廣東散僮三百餘。合湖南九冲堡。都六七百人。焚掠兩河口。殺會徒二十餘。縣令林先渠。游擊王俊。率兵役由黃竹寨往掩其巢。格殺男婦十四。生擒僮卒五。餘皆逃散。

十二年春二月湖南提督海凌阿率兵勦僮。至寧遠之池塘墟。中伏。全軍覆沒。先是正月中僮人掠兩河口之後。連破洪江黃竹等寨。進屯長塘坪。眾至千餘。皆以紅布裹首為號。游擊王俊。率方玉兩路進攻。頗有新獲。金龍竄入藍山境之五水僮山。已有眾三千。欲據九嶷山為根據地。參將成喜以兵扼要道。兵寡不能抵禦。僮人逆抄至寧遠。海凌阿聞之。督師進勦。駐軍下塘。遣副將馬貽領兵前進。至池塘墟。船中楫棹亡。海凌阿揮眾入伏。四起乘高下擊。皆陷沒。海凌阿墜馬被戕。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寧諸土僮咸起應。眾號數萬。帝聞警。命巡撫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貴州提督余步雲。會師進勦。夏四月湖南巡撫盧坤等。連破僮眾於常寧之羊泉鎮。趙金龍中槍死。坤率師至永州。時僮眾分為三路。路二三千。犄角出沒。軍中未設糧臺。而所調常德水

師別川滿騎皆不習山戰。坤悉奏罷之。而改調鎮草苗驍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寧屏蔽衡郡。當衝要。祁陽入衡。永捷徑。且程餉後路。皆派兵勇防禦。餘令堅壁清野。機將弁分路防堵。會
有詔以徭皆山民。趨掠負險。恐蔓延兩粵。或盤據山峒。致稽搜捕。勅諸將訪至山外平野之地。聚
而殲之。羅思舉因建議。以一軍由新田後路潛躡。遏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夾攻。並扼其西通道。
州。零陵桂陽小路。於是三路係皆驅偏出山。東甯常寧之羊泉鎮。又以其地為入山水口。有溪通
州。郴市長數里。皆為徭宇。今既偏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乃密檄北路兵齊起。又漸移各守隘
兵。進偏合圍。距羊泉街十餘里。會連日大雨。諸軍來勢進勦。徭悉眾抗拒。思舉晝夜督將弁立
泥淖中。仰擲大彈大弩。延燒民舍數十戶。斃徭六千。徭目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妻
妾子女及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來間。還為兵士熊生發所執。殺餘黨悉就殲。捷聞。諸將吏進爵
秩。有差。方徭眾之未就殲也。帝命戶部尚書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諸將以禧恩
宗室。為帝親信重臣。議待其至。思舉不可。曰。國久師怠。賊必逃。廉幣可惜。遂遣眾一戰。殲之。禧恩
至。軍怒其不待也。盛氣陵之。詰金龍死狀。虛實甚悉。思舉舉其屍及所佩劍印以上。乃止。五月
廣東連州徭人趙青仔糾眾侵入湖南之藍山。盧坤等討擒之。青仔眾眾二千餘。擾入楚界之麻
崗地方。聲言為趙金龍復仇。坤率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移師往勦。敗之於濠江。又敗之於銀江。
獲青仔。磔於市。餘眾悉就戮。秋七月。廣西賀縣徭人盤均華起事。巡撫祁項勦平之。徭眾大敗。
於芳林渡。均華逸入楚界。為防兵所執。寘之法。八月。廣東連州八排徭滋事。連李鴻賓入京。以
禧恩暫署兩廣總督。八排山勢周環毗連三省。以山峒為巢穴。周圍小沖七八十處。有黃瓜沖者。

為漢奸入寨滋擾。許之官連州同知蔡天祿勦之。判民償銀千二百兩。民不之償。僞怒糾眾出藥抄民家。以示報復。鴻賓聞警。遣總兵余德彪領兵進勦。僞夜襲營。都司以下為大彈擲傷墜屋死者數十人。鴻賓以硝藥失火焚傷入寨。帝偵知得警。詔連鴻賓入京。下於獄。以禧恩權總督。九月。禧恩奏報各排冲縛獻首逆。奉宸投誠。僞山全境肅清。詔晉禧恩等爵秩有差。李鴻賓既就逮。詔盧坤補授兩廣總督。禧恩聞坤將至。急欲以平僞為元功。而僞嗣天險不易攻。用按察使楊振麟之策。以洋銀鹽布賂僞出降。僞貪利踵至。旬日間得數百人。並縛逆黃瓜冲火燒坪各寨。僞目房大第六盤麻山李成愈一等。諸將遂草草議事。及坤至。悉以善後事宜委之。交印即行。帝嘉其辦理迅速。封禧恩輔國公。亦不窮其受降始末。冬十月。廣東曲江乳源兩縣土盜勾結僞人滋事。盧坤派兵勦平之。

十六年春二月。湖南武岡州僞人藍正構滋事。藍正構即藍沅曠新寧縣僞生也。與潘明德吳之愚等。冒教傳徒為前巡撫吳榮光所風聞。密飭捕拿。明德玄謁皆先後就獲。正構以官吏購之。急遁。聚眾三千分路攻撲武岡州城。經千總張大宏等擊敗之。餘眾漸却。大宏等乘勝追至生擒正構。家屬及軍師張和尚陳仲潮等。夏四月。湖南巡撫訥爾經額奏報剿捕武岡州僞人已就肅清。吳榮光既內訌。訥爾經額繼之。准任後督奉文武員弁。節次殺獲僞眾千有餘名。惟藍正構逸去。

十七年秋七月。湖南巡撫訥爾經額先是訥爾經額奏報拿獲僞人鍾順二。究出藍正構為鄉勇。本因良等既斃。帝命解交湖南總督林則徐。受康研究。則徐覆奏情形相同。且指正構衣物及

其妻吳氏子明王女秀蘭夥鍾順二並鄉勇等為證帝仍疑其不實降訥爾經額三等侍衛則徐降五級留任殺順二著地方官吏嚴密查拏正樹及其長子琢玉等

二十七年冬十月湖南新寧僑人雷再浩糾眾滋事命巡撫陸費瑛討之新寧與廣西接壤之黃坡峒僑人雷再浩糾合民人李輝改名機及全州五排梅溪口僑人蕭立山等聚眾起事官吏派兵往捕僑眾抗拒傷斃官役甚眾命瑛遣兵馳往助剿十一月廣西巡撫鄭祖琛連破僑眾於全州擊斃僑目李世得再浩逃入山內固守尋與李輝抄掠新寧為湖南軍隊所敗悉就擒世得之子加輝於道川起事亦敗績被獲十二月廣西灌陽鄉勇勦擒僑目左廣秀蔣學泰何其先等湖南道州軍隊擒獲僑目李魔旺等地方肅清

二十九年冬十一月廣西五排僑李沅發聚眾據湖南新寧城知縣萬鼎恩死之命巡撫馮德馨親往督剿沅發在全州糾集數百人赴新寧劫獄戕官據城以守遣僑目李洪慈往窺廣西邊陲土境巡撫鄭祖琛派游擊段雨南等進剿不利雨南及外委吳玉魁巫宜福等皆陣歿十二月馮德馨奏收復新寧城李沅發自焚死其弟李沅寶復起兵攻撲新寧先是德馨圍新寧至四十餘日僑始退出而德馨以克復聞於是沅發之弟沅寶聞其兄焚死復舉兵馳往新寧為沅發復仇實則沅發並未死也僑目黃三等且竊據道州等州縣連界之廟子山踞險以守鑄造軍械其地介在四邑之間路徑叢雜地勢散漫軍隊圍捕頗難得力新寧僑眾進至大綱峒附近嶺後都司張新銘等分途往攻敗退守備熊劍府經歷劉炳南俱被戕命湖廣總督裕祿前往督師三十年春二月新寧僑眾擾及廣西龍勝一帶參將瑪隆阿迎戰陣亡僑眾突入永州鎮軍諸營

却奪軍械營中人無敢腰其鋒者。巡撫馮德馨於僑眾出城之機。誘以收復城池。入奏沅發至龍勝。瑪龍阿及都司鄧宗武守備蘇東華。十總周榮等俱戰歿。沅發遂踞寧黔。是交界山內。夏五。以湖南提督向榮。連破僑眾於楚粵交界地方。生擒李沅發。地方一律肅清。自向榮提督湖南。幸兵越境進剿。屢破僑眾。沅發繼屢次潰敗之。後來奔西突。榮計誘之。至金峰嶺山內。督率將弁奮勇登山。殺獲甚夥。沅發帶傷由後山滾落崖澗。遂就擒。餘黨悉殲。地方肅清。編者曰。平僑之役。竭三省之兵力。前後都二十年。僅獲鎮定。然元氣大損。兵機已動。故不踰月而太平軍起於廣西金田村矣。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開礦之弛禁

宣宗道光二十四年夏四月詔雲貴四川廣西等省弛礦禁任民自為開採上世無坑冶封閉之禁周官有井人之職井即礦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國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後代廠稅之始歷漢唐宋金皆踵而行之無害至明代始變民採為官開遂致利不勝弊中葉以後事屬諸璫紹貴四出迫脅搜括諸道騷然不獨非宋金民採之制亦且失其水宣德官開之愈後之人不歸咎於璫採反援為封禁民採之口實曰礦稅病民也礦徒授民也乃率行封閉懸為厲禁溯康雍乾嘉四朝雖屢有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禁之之論然議開議禁張弛不一致蓋時值昇平美棄倉庫豐儲僅以歲賦所入已足供左藏之轉輸惟乾隆一朝征討頻仍巡游不息皆日取之如泥沙者時則用之盡錙銖耗全國之財以逞一己之欲而節藏乃大絀矣至嘉道間內亂外患紛至沓來軍事浩繁國用日削始不得不從事於坑冶固亦知非濟源無以治標也至是諭軍機曰開礦一事前朝屢行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省除見在開採外尚多可採之處著督撫桂良吳其濬賀長齡周之珩體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場民間情願開採者准照見開各廠一律辦理斷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蝕滋擾阻撓諸弊五月廣西開採北流縣鐵礦時廣西銀礦有焦木南丹桂紅三廠貴州鉛礦有威寧等屬之柞子硃硃塘硃布曼三廠福集姑等十一廠清平縣屬之水興寨廠水銀礦有貴筑縣屬之紅巖白巖廠興義府屬之迴龍廠八寨廳屬之羊五加河廠雲南銀礦有角麟太和慈宜白羊東昇硃山白達母石羊

上單鎮銅鐵城金牛三道溝等十一原金廠有開化府鶴慶州永北廳之四廠又奏請開採之金
礦有他即通州所轄坤勇等三股礦小四子三廠銀鐵有鎮沅廳屬之興隆山文山縣屬之白得
牛寨廣通縣屬之象山三廠湖南奉請開採之金廠有辰州府屬大庸溪之煙包峒陝老峒二廠
二十八年冬十一月詔各省督撫查勘礦廠酌量開採自道光二十四年四月詔他礦禁以後開
有一二省分違旨擅開採者以經理不得其人藉名漁利而並無其實贖自每因噴而廢食
嗣思停辦帝深知其故因下詔曰開礦之舉以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下仍是藏富於民如果地
方官辦理得宜何至藉口於人眾易聚難散若四川雲貴兩廣江西各督撫於所屬境內確切查
勘廣為曉諭其餘各省督撫亦著留心訪查如有苗旺之區酌量開採斷不准畏難苟安託詞觀
望倘游移不辦朕不難派人前往履勘也

文宗咸豐三年春三月通諭各省督撫復勘礦苗奏明試辦時各省奉旨開採礦廠甫經試辦旋
復藉口於硃批出所輒請停止或以聚眾生事為詞畏難苟安因循不辦至是帝以軍餉浩繁左
藏支絀通飭各疆吏務宜權衡緩急於礦苗豐旺之區派員復勘開採毋得徂於積習飾詞欺隱
一奏了事是月江西保高安縣屬之古樓岡鄧姓荒山五嶺金礦秋七月直隸開採宛平縣
屬之珠窩山承德府屬之偏山縣及熱河平泉州屬之錫鐵店牛園子溝等處銀礦鉛銅溝銅礦
五年春正月新疆開採烏魯木齊所屬之羅布淖爾三個山等處銅鉛兩礦三月以辦理新疆
伊犁雅瑪圖銅礦出力予四子商伯克阿布都蘇爾等升敘有差夏六月甘肅開採寧夏道達
西之哈勒津庫察山銀礦喀爾喀開採達拉圖噶順二處金礦冬十一月熱河開採蒙古地界

之紅花溝等五處金礦

六年春三月以辦理執河礦務出力予主事龍際雲等升敘有差 夏四月新疆開採迪化州屬之福壽山鉛礦

七年春三月以辦理烏魯木齊銅礦出力予游擊廉祿等升敘有差 夏四月詔開雲貴各屬礦禁

八年冬十月執河開採熱水塘金礦 十一月諭都統倭什穆布查察都蘭哈喇鉛礦能否開採

穆宗同治七年春三月諭湖北施宜等處銅礦能否開採著郭柏蔭何璟迅飭妥議奏明辦理 德宗光緒元年夏五月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奏請開採臺灣基隆煤礦如議行

六年春二月直隸開採灤州所屬之開平鎮煤鐵礦

十一年春正月福建開採福建省城附近西洋島城北之石竹山十排山二處鉛礦

十二年秋九月臺灣開採樟腦硫磺兩礦

十三年夏五月督辦雲南礦務巡撫銜唐炯奏招集商股延聘東洋礦師以期久速報可

十四年冬十二月黑龍江開採漠河山金礦漠河金礦出產甚旺前有俄人越境開採光緒十一

年秋附中國派兵驅逐十二年冬開將軍恭陵迭接駐俄公使劉瑞芬函稱俄國官商仍思集股

採辦若不及早籌辦久必為人佔據恭陵以附十二年冬附令直督李鴻章派員勸辦鴻章覆奏

請仿照西國公司之法招股開採至是命道員李金鏞前往總辦廠務督飭開工 兩廣總督張

之洞奏陳粵省礦務擬招集商股置辦機器並仿照洋鐵鑄成各種合用材料以期推行盡利報

可。

十六年夏六月雲南開採宣威會澤交界之煤山巧家小水井威寧魯甸永善平彝宣威畢州河西石屏水城等處銅鉛礦 湖北開採大冶縣一帶鐵礦 秋七月臺灣開採基隆獅球嶺之暖暖煤礦 基隆煤礦老井俱在八斗而有圓井方井之分圓井於法兵入境時衝壞方井自改歸商辦後石硿太多採取不便乃於暖暖地方新開一井 湖北開採大冶沿江地方之明家灣煤礦

十九年春三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報開辦鐵廠

二十二年春正月湖南巡撫陳寶箴奏請設立湖南礦務總公司 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奏設奉天礦務總局

二十三年春二月熱河開採建昌縣屬之各里各雙山子五家子等處金礦 三月直隸開採磁州煤礦 夏四月黑龍江開採都魯河金礦

二十四年春正月盛京開採遼陽界內青山背一帶錦州府屬大北嶺筆架山黑山溝白楊水溝等處礦礦 二月江西開採萍江縣煤礦 三月河南巡撫劉樹堂奏請設立河南礦務公司名

為豫豐公司 夏四月四川總督奎俊奏請設立四川礦務總局 諭江蘇試用道張翼著督辦直隸全省及熱河礦務 六月設立礦路總局於京師以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王文韶張蔭桓專

理其事 七月諭前江西巡撫德馨當布政使銜會同編修黃鍾辦理奉天礦務 浙江巡撫廖壽豐奏請設立浙東礦務公司定名寶昌公司開採衢嚴溫處四府煤鐵礦又奏據寶興公司紳

商何良仲等寶華公司紳商朱佩珍等稟請合資開採寧波府屬之鎮海奉化象山台州府屬之寧海太平等縣鉛礦

二十五年秋九月賞朱徵鑄三品卿銜充督辦四川礦務商務大臣

二十六年夏六月開採蒙古鄂爾河等五處金礦及賀連溝大小槽碾溝除虎溝朱家溝板橋子五處金礦冬十月烏里雅蘇臺將軍連順奏請開採鄂爾河等處及唐努烏梁海各界內金礦

下部議

二十七年冬十一月諭奏管豫鐵路礦務著岑春煊錫良遴選殷實公正紳商迅速籌辦以免利權旁落

二十八年春正月派侍郎張翼總辦路礦事宜仍著王文韶翟鴻禎督同辦理

二十九年秋七月設立商部裁撤路礦總局歸併商部冬十一月因開平煤礦與英人交涉貽誤疏張翼職責令設法收回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鴉片之戰爭及和約

宣宗道光十八年冬十一月授湖廣總督林則徐欽差大臣馳往廣東查辦海口禁煙事件兼節制廣東水師鴉片煙本屬禁材見時論本禁網自唐貞元時代阿刺比亞商人以罌粟輸入中國至明萬曆十七年列入關稅表中載鴉片十斤值價銀條二個則鴉片貿易之通行由來已久明季以來民間漸有用以吸食者雍正七年曾布禁令販賣枷杖再犯邊遠充軍而乾隆中海關則例則又列入藥材項下每百觔稅銀三兩然其時輸入額尚不多又輸入之者以葡萄牙人為主及乾隆末年英吉利東印度商會壟斷中國商權而印度孟加拉地方又為鴉片產地於是輸額日增矣嘉慶初年屢下諭旨嚴加厲禁有輸入者輒銷毀之吸者罪至絞候然沿海官衙貪利納賄聽其自由輸入馴至道光十六七年間輸額增加五倍是年閏四月鴻臚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建議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具奏議者皆如爵滋言而則徐語尤剴切帝大感動乃命則徐馳驛赴粵實行杜絕鴉片貿易之策

十九年冬十一月下詔停止英吉利貿易以是年正月未至廣東限令英商三日內繳出所蓄鴉片英人置不理二月初則徐停其貿易因其沙文（漢人充其買辦者）領事義律不得已出洋面覓船上所存一千三十七箱則徐知非全數令各國商人退去斷英人糧食且欺兵圍商館商人乃出其全數具繳計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每箱百二十觔統計資本金六百萬元有奇則徐馳奏請開京師詔令即在海口銷燬英人快快去諸國商船相隨開赴澳門則徐遂與諸國約凡商

船入口者皆須其結不得夾帶鴉片。違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時通商之國以十數皆請如約。獨義律不顧且請則徐遣員至澳門會議則徐不許。下令逐英人出澳門並絕其餉。義律遂以索食為名糾師船入共沙嘴開礮示威則徐堅持不動。義律乃潛赴澳門介葡人轉圜但請削去人印止法一語。餘悉唯命則徐復嚴拒之。於是九十月間英艦六艘襲海口皆為參將賴恩擊走計不得逞則徐因奏請相機剿撫並請飭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並奏停其貿易。時朝官皆主張排外大理卿曾望顏至奏請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則徐力言不可謂恐諸國協而誹我也帝然之至是宣布停止英吉利貿易之諭下然義律猶遣使調停請仍許英商回居澳門則徐以新接朝旨不便驟更仍嚴斥不許。

二十一年秋九月以英吉利兵艦陷定海駛至天津投書講款詔毓兩廣總督林則徐職以琦善代之。秋沿海各省休戰則徐以十九年十二月奉命總督兩廣乃繕守備於虎門橫當山各海口添列礮位設木枰鐵索奏移高廉道駐澳門撥練水師資控駛是年二月英海軍統領伯麥率軍艦十五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五艘由印度出發五月駛至澳門附近則徐發火舟乘風潮攻之焚其杉板小船二相持月餘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分擾各省以五艘駛至廈門金廈道劉曜春甫發兵拒戰英艦遽颺去而合擾浙之二十六艘攻定海六月陷之七月以五艘赴天津投書講款凡六條（一）還償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定州上海為商埠（三）兩國交際用對等之禮（四）賠償軍費（五）不得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居留英商（六）盡裁洋商照手華商浮稅直隸總督琦善以聞詔以琦善為欽差大臣赴粵查辦華則徐職令留粵聽勘並教沿海各省

不得開砲

二十一年春正月。以英吉利兵艦攻陷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砲臺。魏琦善職命奕山為靖逆將軍。馳赴廣東軍營。琦善以二十年十月至廣州。悉反林則徐所為。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撤各隘兵。以媚敵。水師提督關天培偵知敵。人日夜增造小船及攻具。並招集散煙各艇。以為戰備。密報琦善。請增兵。不許。伯麥遂以十二月突攻陷沙角及大角砲臺。副將陳連陞戰歿。天培及總兵李廷钰游擊馬辰等。尚分守鎮遠威遠各砲臺。兵各僅數百。再請增兵。省城文武亦力求琦善。置不問。惟移書義律。力申和議。於賠償煙價外。許開放廣州。劉讓香港。歸還浙江俘虜。以贖定海。草約成。以聞。帝不許。至是再下宣戰之諭。命奕山為將軍。楊芳隆文為參贊大臣。馳赴廣東。連琦善入京。以祁項代之。二月。英吉利兵艦攻陷虎門砲臺。美法兩國商人遞書任調停。不許。琦善既與英人訂立草約。而宣戰之諭忽至。琦善恐甚。惟飾美女。列珍味盛饗英使。而義律覺事已中。發還於是月。連攻橫當虎門各砲臺。皆陷。提督關天培戰死。閏三月。英吉利兵艦攻陷四方砲臺。連薄廣州將軍奕山。遣知府余保純出城講款。英兵退。先是奕山等至粵。惑於其長隨員等之言。思倭倭一戰。夜襲敵艦。僅獲小勝。而豈旦英軍已連破廣州城西北之天字砲臺。泥城港及城北山頂之四方砲臺。奕山避入巡撫署。使廣州府余保純往講款。遂議定休戰條約。凡四一將軍等允於煙價外。先償英軍軍費六百萬。元限五日內交付。一將軍及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地。一以香港為界。未定問題。俟後日協商。一英軍退出虎門和議既定。奕山等以此六百萬之值。金議由英使函開。三應償銀四百萬。廣州行商擔認二百萬。於是粵民大怨。三元里民萬餘樹平英團之

旗幟以與英人為難。義律陷重圍不得出。知府余保純往解之。扶義律出圍。乃償金交舉。英軍撤去廣州。即從將軍等離城。奕山退屯金山。飾詞入告。謂英人窮蹙乞撫。請准照舊通商。帝亦微聞之。不之詰也。尋追論則徐罪重。戊戌伊犛論者。謂當與英人齟齬初起時。廷寄則徐訓令。有不患卿孟浪。但戒卿不可畏惡之語。至是反坐。以決裂遣戍。萬餘里外。蓋欲以謝英人也。時人多為不平。而則徐自若。九月。以英吉利兵艦陷廈門。分兵陷定海。鎮海。寧波。諸城。命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將軍。馳往浙江。辦理軍務。先是英艦退出虎門。以二十年所索六款。及香港割讓之約。未得中國政府之決答。不肯罷兵。思格戰勝之威。移兵北上。伯麥遂自印度繞回。載糧米粵。准以六月北發。適颶風破其坐船。頗有損傷。粵督祁項遠鋪張入告。謂獲神祐。撞碎洋船。漂沒洋兵無數。浮尸蔽海。朝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英遠大使璞鼎查。海軍少將巴爾克突至。使其將卧烏古。巴爾克率軍艦九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三艘。以七月進迫廈門。陷之。督臣顏伯燾退至同安。英軍得廈門。亦不守。全隊駛往浙江。伯燾遂以收復廈門奏聞。而英軍後以八月進陷定海。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皆戰死。旋陷鎮海。督師裕謙自殺。英軍直溯甬江。泊寧波城下。提督余步雲棄城走上虞。寧波失守。慈谿餘姚居民皆逃散一空。事聞。命奕經為揚威將軍。進軍浙江。謀恢復。

二十二年秋八月。以英吉利兵艦連陷乍浦。寶山。上海。鎮江。偏江。寧。詔尚書宗室耆英等為全權大臣。往江寧。英軍議和。英軍撤兵。還定海。先是奕經等以正月至杭州。二月發兵攻寧波。敗績。撫臣劉韻珂力主和議。令諸軍按兵罷攻。而英人於四月以全軍迫乍浦。占領之。五月進陷寶山。提

特陳化成戰死旋陷上海嗣長江六月陷鎮江副都統海齡自縊死英人分軍西薄江寧七月登岸連大礮置鍾山之麓為礮城之計吉爾朝命耆英伊里布及督臣牛鑑為全權大臣飛書阻止詰朝鮮赴英議和於七月命英修好條約所謂南京條約者也八十三條其要項如下
一中英兩國將米當維持平和 一中國政府向英政府納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鴉片賠償六百萬兩共二千一百萬元限十八百四十五年歲末清付 一開廣州厦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許英人通商及居住且一切不課關稅 一以香港之土權讓與英政府 一放還英人之為俘虜者 一戰役中為英人服役之華人一律免罪 一將來兩國往復之文書用平行款式 一條約得皇帝批准償金交付六百萬兩之後英軍當自當時所占領之長江沿岸等地撤兵惟舟山及古浪嶼在條約實行之前仍由英軍占領英艦遂於是月駛出江寧盡調碇泊長江之艦隊還屯定海

二十三年春三月連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等下於獄初二十一年八月及二十二年二月英艦過臺灣有在淡水港遭風觸礁者有在大安港擱淺者皆為臺灣義勇兩所捕獲計白人二十四黑人百六十五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飛章奏捷賞達洪阿太子少保姚瑩二品頂戴會南京條約成兩國當交還俘虜達洪阿等遽將里人楊晃僅遣白人等還英艦英使璞鼎查乃以鎮道處殺難民冒功捏奏偏訴江浙閩粵四省大吏會令上聞帝命閩督怡良渡臺查辦至是達洪阿等入都下刑部獄尋俱革職 夏五月耆英等與英吉利全權公使於香港交換條約自是鴉片戰爭之局幸然而歟美訂約之使紛至中國政府遂弛鴉片之禁令以洋藥之名徵收關稅由是

臣民吸食鴉片之弊風不啻為國家法律所默許矣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咸豐時政

文宗咸豐元年春正月帝侍太妃如梁格莊謁陵越八日還宮 江蘇地震 夏五月華陝甘總督琦善職琦善以勦辦黑城撤拉回子及黃喀密苗子長殺雅沙番族頗眾命革職交刑部審訊旋命發往吉林充當苦差 六月江蘇上海縣北門外民家地出血血自地中上冒色紅而微紫出地即凝結成塊 南中各省多見雪 秋閏八月南河豐北廳隄決南河歲費五六百萬金然實用之工程者什不及一餘悉以供官吏之揮霍河帥宴客一席所需恆幾三四駟五十餘豚鵝掌猴臘無數食一豆爵亦需費數百金他可知已驗者汪侯一至於此而於工程方略無講求之者故河患特熾

二年春正月臺灣民洪紀作亂鎮道葉紹春徐宗幹督兵討平之 帝如梁格莊謁陵越九日還宮 夏五月江蘇所屬州縣地生白毛 秋七月編辦大學士杜受田卒初宣宗於諸子中鍾愛恭王其訴欲立之以帝齒居長無失德意未決一日命諸子校獵苑是日恭王所得鳥獸最多帝獨無所獻宣宗詢之帝封曰時方春和鳥獸字微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耳宣宗大悅曰是真有君人之度矣儲位遂定時受田為帝師傳當日之語受田實教之故帝即位即晉受田協揆之職至是卒帝慟哭失聲親臨奠醊贈太師予諡文正 冬十二月丁未朔日食壬戌既望月食詔停冬至慶賀從通政使羅惇衍請也 十二月京師地震三年春二月行用官票命於京師先行 三月江蘇浙江地大震四日乃止 定各省捐資助餉

准文武鄉試中額及文武武學額例 夏四月日旁見黑氣自入春以來風霾屢作日色無光是

月初四日午刻日旁忽現黑氣四圍摩盪形成圓暈兼以烟翳深濛 五月江蘇上海北門外地

復出血 始製銀錢 福建民林俊作亂同安廈門失守 福建漳州延平兩府民林恭等作亂

永安沙縣失守鎮道被賊旋即收復 時當五當十大錢 殺浙江已革監生錢江江字東平歸

安人鴉片之役江時在廣州集眾舉義與英人為難所作檄文多指斥大府急之坐以法遣戍新

疆後遇赦歸游京師公卿皆折節與交值太平軍破武昌江聞之曰此吾維處囊中脫穎而出之

時也遂束薄策車出都至太平軍杖策謁大王獻興王十四策勸其首取江寧以紮軍餉繼取汴

梁以為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並勸以勿事殺戮愛民禮賢以漢高祖明太祖為法秀全喜從

其策留秀全惟旋以東王楊秀清忌之甚江乃走維揚時刺命侍郎雷以誠辦理糧臺開府邵伯

塘江往見為之書策疏請空白部照千餘兩以補助軍餉不旬日得餉十餘萬又仿江都之仙

女鎮各營館抽收釐金法於行商坐賣中視其獲利之厚薄每百文捐取一文居者設局按月收

捐為板釐行者設卡抽捐為活釐月會其數以濟軍餉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軍餉獲濟兵氣遂

揚而江性懸直恆面折以誠過失以誠不能容乃以江奏陳團練情同叛逆奏請斬首聞者寃之

六月臺北河工復決時北岸野兔十百成羣游行街市捕而割之無血至冬乃盡 秋七月戶

部奏推廣鈔法以錢準銀凡地丁雜稅及一切解部之款均請以錢鈔二十抵銀一兩從之 給

事中張祥晉條上理財策略謂粵西軍興以來不過兩歲所費不下三千餘萬兩請亟籌練費以

濟時需一抽收內地粟粟花稅比照茶酒等物一律從重徵收一將內務府宮內舊存金器改鑄

金錢與紋銀一律通行。一將京城現收鋪租章程推廣於各行省一律辦理。下部議不准行。八月大鼓鳴。是日乙酉夜。月明如晝。空中有磨龍聲。俗傳為城愁。未幾劉麗川起兵於上海。青浦周烈春等應之。與太平軍相聯絡。年餘乃解散。始鑄當五十大錢。冬十月。給事中吳廷溥疏請停止花戶等捐。不聽。疏中略謂花戶等捐輸。無補軍需。徒傷政體。帝謂所傷少而稍有益。未始不可試行云。予安徽殉難督辦團練侍郎呂賢基祭葬。并世職。贈尚書。謚文節。初賢基在朝。嘗疏論時事。順忤政府。是時皖北全境糜爛。首輔祁富藻請派賢基還籍治團練。無兵餉以畀之。賢基自陳書生。不知兵。陛辭曰。痛哭而出。至是城陷。殉之。又刑部員外郎邵懿辰以經學文章名於世。時為軍機章京。富藻忌之。會太平軍北上。富藻遣懿辰出防河。人謂懿辰黃河綿亘千里。縱有勁兵數萬。且不易守。而況徒手無一兵者乎。此政府欲置君死地。否則以疏防罪君也。已而敵軍渡河。踰鹽輔。懿辰生是得罪。禁蒙古人學習漢字。因御史毓榮奏蒙古人沾染漢人習氣。取用漢人名字。並誦習漢文。漸失根本。帝命嚴禁之。十一月。閩浙總督王德榜奏克復廈門。十二月。王懿德奏克復仙游縣城。定私鑄大錢罪名。時行當五當十當五十大錢。及鉛錢。鐵錢。私鑄者雖用嚴刑。勿能止也。行官票寶鈔。凡官票銀一兩。抵制錢二十。寶鈔二十。抵制銀一兩。與大錢制錢相輔而行。

四年春二月。始鑄當百當五百當十大錢。晉封貴人那拉氏為懿嬪。三月。始鑄鐵制錢。鐵當十大錢。冬十一月。江蘇蘇州松江太倉各府州縣水潦突起二三尺。大鼓鳴。江蘇地大震。五年春正月。江蘇天雷地震。夏六月。下北廳蘭陽汎銅瓦箱三堡河隄決。秋九月。江蘇天雷。

地震。冬十月。江蘇地震。十二月。雲南回民杜文秀起。蒙化襲臨大理府城。提督褚允昌死之。六年春二月。江蘇上海等縣大雨血三日。三月。以長子載淳生。晉封懿嬪。那拉氏為懿妃。夏六月。江蘇浙江等省地生毛。有紅黑白三色。長者五六寸。臭微腥。秋九月乙卯朔日食。冬十一月。大學士文慶卒。子誥文。誥文慶以咸豐初年入相。嘗言欲辦天下大事。當重用漢人。彼皆來自田間。知民疾苦。熟諳情勢。豈若吾儕未出國門一步。普然於大計者乎。平時建白。常密請破除滿漢藩籬。不拘資地。以用人。曾國藩以鄉兵破賊首。輔祁富藻嘗於帝前短之。文慶時時左右國藩。謂國藩負時望。能破賊。終當建非常之功。後卒如其言。

七年春正月。晉封懿妃那拉氏為懿貴妃。夏六月。恆春自殺。調吳振棧為雲貴總督。時回兵逼近省城。恆春以堵截計窮。與其妻在署自縊死。秋八月己酉朔日食。九月。參贊大臣法福禮奏。收復英吉沙爾喀什噶爾二城。先是回人由卡外突入英喀回城。失陷。漢城被圍。至是收復。冬十一月。革雲南在籍侍郎黃琮御史常圻職。以雲南各屬漢回仇殺。琮等散貼格殺回人告示。故也。

八年夏五月。吳振棧奏回民就撫。省城解嚴。秋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掃三台及文昌宮四輔。月餘乃滅。冬十一月。吳振棧病免。以張亮基為雲貴總督。先是振棧受制回人。因以病請解任。亮基至。亦為回人軟禁。出入均不能自由。

九年春二月。殺已革大學士柏後等。先是八年科場後。御史孟傳金奏。中試舉人平山疎累卷不符。命前正考官柏後副考官朱鳳標程庭桂解任。聽勸。帝以柏後早正。授席勤慎無咎。欲曲貸之。

時肅順長刑部修風機於相後遂據刑律生相後以因家人求請撤換試卷與鹿桂之子炳米等
均與新鹿桂等請成內外廉官及新中舉人軍流降革至數十人相後常使朝鮮其國王饒五十
金印之請益堅摺歸奏聞請存禮部還其使臣清節如此至是以通榜受賂定讞無不寃之秋
九月王慶雲病免以勞崇光為兩廣總督廣州自前督葉名琛被劫後英人佔居節署及民墾總
督將軍避居佛山鎮城空無人崇光聞命兼程抵省從者請緩崇光叱曰非爾所知也屬吏叩馬
諫崇光曰吾奉天子命來督粵不入城將焉往遂單騎疾驅入英人駭愕列隊郊迎尋退去商民
始得復業

十年春三月天雨血三日閏月黑虹見天秋七月癸亥入南斗八月帝奔熱河時英法聯
軍陷大沽砲臺據天津自通州近偏京師帝於是月初八日夜出圓明園奔熱河冬十二月設
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時以中西重立和約創設總理衙門堂司各官如軍機處例泰西諸
國皆於都城列使幕事言訖雖交涉日形棘手總理大臣雖增添至十餘人無諳外交者時有才
難之歎裁撤長蘆鹽政歸直隸總督管理

十一年夏五月彗星復出西北長數十丈犯紫微垣及四輔月餘乃滅六月戊午朔日食秋
七月帝崩於熱河帝素多疾日飲鹿血以療之至是在熱河略疾大作復患暑濕倉卒求鹿不可
得遂於是月十七日寅刻崩於避暑山莊之烟波致爽殿太子載淳繼立帝春秋三十有一葬易
州龍泉峪號定陵諡曰顯廟號文宗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英法聯軍入京及和約

文宗咸豐六年冬十月英吉利軍艦駛入廣州攻城陷之旋引還初鴉片之局既終中國政府許英人以五口通商英人於道光二十六年未與請立約總督耆英與期二年後踐約屆期而徐廣縉督兩粵葉名琛為巡撫二十九年英艦入粵河申前約廣縉等拒不許入時廣州紳民私起團練勢張甚廣縉因密召諸鄉團練十餘萬列兩岸呼聲震大英人懼請更定廣東通商專約粵人請以嚴禁入城之語載入條件中英人恐激民變妨商務遂簽約廣縉等會疏入告朝旨大悅封廣縉子爵名琛男爵咸豐二年廣縉移督湖廣名琛生遭總督英香港總督巴冷復申前請名琛峻拒之六年英政府以巴夏禮任廣東領事是年九月有亞羅船自外海入省河所載皆華人而記張英旗巡河武弁指為匪登艇索犯拔其旗投甲板上執水手十三人械繫省獄巴夏禮大怒照會名琛謂約載不法華民逃至香港或英船潛匿者華官得移取不得擅拘毀旗尤非禮且華民在英舟為傭實無罪責歸所獲十三人名琛遣一微員送十三人於領事館巴夏禮見所遣為微員又不致詞道歉疑有意折辱之遂不交名琛仍置十三人於獄而絕不為備於是英艦攻陷黃浦礮臺名琛詰釁由巴夏禮請入城而議不許至是遂攻省城陷之以兵少難得廣州不能實行占領不久復退歸軍艦粵民見英軍退爭起為暴動縱火洋樓凡美法英各商館及十三家洋行一切燒燬英兵亦焚綠濠居民數十家以示報復

七年冬十二月英法同盟軍陷廣州先是巴夏禮知法美二國商館被焚喜曰二國必與我共馳報

英法兩國前使曾領金帥兵船八艘抵粵分泊澳門香港遣使告俄法美各國合從之利
俄美亦許准各國使來改訂商約法則以六年廣西有成殺彼國牧師事求償未得遂與英聯軍
同貽名琛書約期會議償款美領事亦以毀屋失財移文責償皆置不答將軍巡撫司道見事急
就商戰守亦怡然若無事眾國諒則大言過十五日必無事矣蓋名琛父志執好扶此名琛為建
長春仙館祠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過十五日必無事者乩語也於是同
盟軍復貽名琛最後書(良的美敦書)迫令於四十八小時引去至期不得復遂以十一月襲據海
珠礮臺進陷廣州名琛陞左都統署同盟軍初得將軍巡撫都統等大索名琛得之挾以登舟事
聞號名琛職以侍郎黃宗漢代之而名琛被虜至印度加爾各答越年餘病死時人惡其辱身辱
國也為之語曰不戰不和守不死不降不走

八年夏四月英法聯軍陷大沽命大學士桂良等赴天津議款約成英法兵艦退出天津廣州既
陷英法欲乘勝迫中國政府改訂條約俄美亦思乘間增改通商約章於是四國連聯北上駛向
天津集白河口投書直督譚廷襄請轉達首相命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往會廷襄議
赴英人謂其非相臣不足以當全權之任辭不見遂攻陷大沽礮臺俄美二國居間排解乃派大
學士桂良戶部尚書花沙納赴天津會議又賞已革大學士耆英侍郎銜飭令赴津耆英往拜英
使不見懼而還津帝震怒賜自盡桂良等至津英人出所訂新例五十六條要以盡押允行其中
最重要者一增開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於長江一帶許選擇三口一洋人得帶眷屬
在京師長行居任一議償商虧軍費各二百萬兩清款後交出粵城法人所定四十二條與英略

同軍費賠款則減英人之半。約既定。四國兵艦同時起碇出天津。

九年夏五月。英艦攻大沽砲臺。料爾沁王僧格林沁擊走之。先是八年四月。聯軍之陷大沽砲臺也。帝命僧格林沁督兵馳赴天津。僧格林沁目擊和議之失敗。實由海疆重地先時無備之故。憤然上疏。劾督臣譚廷襄議罪。復大修守備。至是各國艦隊赴天津換約。大吏遣人告以大沽口現在設防。不便行走。當改由北塘口進。時英艦先至。領兵者為額爾金之弟卜魯士。抗不遵行。總督恆福再遣員往趣令改道。英艦遂駛入大沽。砲裂我港之鐵練。有小輪船十三艘。擊紅旗挑戰。逼近砲臺。開砲轟擊。步隊蟻附登岸。僧格林沁遂開砲還擊。沈其數艦。殺登岸兵數百。領隊官傷股而殞。餘一艘駛出。擱江沙外。美艦後至。使臣華若翰遵約改道行走。朝廷特優答之。

十年秋七月。英法兵陷天津。英兵自九年五月敗退。沿邊測量旅順威海等各要口而去。至香港。益募開粵亡命。操練不輟。華洋商人知其必謀報復也。恐與師妨互市。議輸銀二萬兩。以償英餉。阻其再舉。英法使臣乃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言若事事遵八年原約。當即罷兵。桂清以聞。帝謝之。曰。卜魯士首先背約。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其前此損兵折將。實由自取。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如彼自知悔悟。可於前議條約中。擇道光年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再有兵船駛入。擱江沙者。必痛加攻勦。毋貽後悔。蓋自僧格林沁前此大沽之捷。朝野動色相告。謂自此外人或就我範圍。可修正舊約也。而不知英法已潛集船百艘。將謀大舉。入把僧格林沁經營防務。即北塘一口。已用帑百餘萬兩。而朝旨命撤北塘之備。退保大沽。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翔密疏言非計。不聽。編修湘人郭嵩焘時在幕府。亦力爭之。僧格林沁徂於

前勝亦不聽。高士遂辭去。至六月。英將額爾金法將勞羅率艦隊至合兵萬有八十。窺北塘弛隊。遂駛進內港。僧格林沁麾軍馳往扼之。值潮退。英法兵艦不能動。恐為所襲。託懸白旗示欲和。僧格林沁信之。按兵不敢擊。無何潮長。艦突出。長驅抵新河。以七百人登陸。僧格林沁矚其寡出。勁騎馳之。七百人偽退。乘勢蹙之。七百人忽排列為一字陣。人持火槍俟逼近。驟發。無不中者。遂紛紛由馬上顛墜。三十精騎得脫者七人而已。於是英法兵艦進攻大沽時。帝倚重僧格林沁。恐其有失。特旨令退守。又命大學士瑞麟統京旗九十防通州。是月五日。大沽遂陷。提督樂善死之。僧格林沁退次通州張家灣。越七日。英法兵進據天津。八月。英法兵薄張家灣。帝出奔熱河。英兵攻海淀。克之。縱火燬圓明園。英法兵既據天津。帝命侍郎文俊前赴海關監督。恆祺赴津議約。為英法所拒。改令杜良往。傳英參贊巴夏禮照會。要以增軍費及開天津為商埠。並各國酌帶數十人入京換約。桂良據以入告。嚴旨拒絕。英法遂大擾河西務。是月朔。進薄張家灣。勝保紅頂黃褂。赴戰。叢槍注射。傷頭墜馬。師奔僧瑞二軍。亦退至京城外。鄭王瑞華。尚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等。擁帝奔熱河。恭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二軍守海淀。帝之倉猝率后嬪出京也。道路初無供帳。途出密雲。食豆乳參粥而已。先是英法軍至通州。命怡王載垣往議款。桂良穆蔭皆在巴夏禮希十餘人入城。載垣等宴之。巴夏禮言今日之約。須面見皇帝。載垣答以候旨。巴夏禮就榻伴睡。不復語。載垣遂暫退。會有駐告額爾金將襲城者。載垣密使僧格林沁設法擒巴夏禮解京。拘於刑部獄。及帝出走。奕訢桂良駐城外。惟大學士周祖培。尚書陳孚恩等。會議城守。城門盡閉。英人聲言攻城。且索巴夏禮甚急。勝保不可。或請殺之。眾不敢決。適有詔飛召南軍曾國藩等入。

援派奕訢為全權大臣而英人照會至限三日內交還巴夏禮令其退至天津再議不許。又令退至通州亦不許。反麾兵攻海流。禁兵不戰自潰。爰釋巴夏禮。巴夏禮出欲洩忿。縱火燔圓明園。管園大臣都統文豐及主事惠豐投福海死。九月英法和議成。巴夏禮要奕訢至軍訂約。限以三日開安定門。周祖培等開城延入。巴夏禮帶百餘人入城。法使亦入。俄因釋放前此與巴夏禮同執之十餘人。已監斃八九。英人情甚。再援海流火三日夜不絕。復聲言攻禁城。奕訢乃再以和議請。法使居間排解。先索郵款五十萬兩。予之。於是巴夏禮與額爾金各陳兵仗至禮部。訂約六十五條。於八年原定外。續增九條。法亦續增十條。更開天津為商埠。許兩國派遣公使領事駐中。酌償英國銀一千二百萬兩。法國銀六百萬兩。換約後。廷臣合辭請帝回京。不許。明年七月崩於行在。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俄訂愛璦天津北京諸條約

文宗咸豐八年夏四月黑龍江將軍宗室奕山與俄使木哩斐岳福訂約於愛璦城割黑龍江北岸與俄自雍正五年與俄訂約俄人陸路通商惟恰克圖一處歷朝奉行乾隆二十七年設庫倫辦事大臣總理邊務自是兩國商民互市不絕至道光二十八年有俄國商船駛抵上海圖就地貿易兩江總督李星沅引例卻之英領事阿利國亦勸以循照定章始同慨三十年其陸納特衙門來咨請於喀什噶爾伊犁塔爾巴哈臺等處通商朝旨允其於伊犁塔爾巴哈臺二處貿易至喀什噶爾由理藩院咨覆告以種種窒礙委無利益情形遂成約而退咸豐三年其海軍少將普提雅庭來文稱由海島購貨折回欲進上海休息並請進口貿易帝不許後俄人以所屬西伯利亞東嚮無通航海口深為不便木哩斐岳福建議於俄皇尼古來斯行文中國謂自黑龍江格爾必齊河上流以達於海未設立界標即屬未定之地請即派員商議欲以嘗試中國也及政府派人往而俄使數期不至實則道光末年值中國國家多故時俄人已得於黑龍江北岸屯兵占守據之為殖民地久矣四年俄忽以艦隊順黑龍江而下通過愛璦中國官止之不聽五年木哩斐岳福始與奕山會議界務俄使發議欲割黑龍江及烏蘇里河為兩國國境以江南地歸中國而自有其北岸奕山援尼布楚約折之以是議不諧六年普提雅庭帥兵艦來天津強迫政府定界政府婉卻之至是俄移住其人民於烏蘇里河口而木哩斐岳福適來奕山承政府之命與訂約於愛璦城計三條是為愛璦條約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口作為俄國

屬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為中國屬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為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許中俄兩國行船。各外國船隻不許由此江河行。走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以南至亞爾木勒津也。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與俄國人等和好。不得侵犯。一兩國所屬之人。互相取和。烏蘇里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員等在兩岸彼此照看兩國貿易之人。一中俄會同議定之條。永遠遵行。勿背。兩國畫押互交。照依此文結。為曉諭兩國交界上人等。自是黑龍江北岸地全入於俄。而原然中舊界。自格爾必齊河伯石大興。以至於海者。為之一大變。而雍正時所定烏特河為兩國中立地者。更無訖。已即旗屯一節。中國亦僅有管理之虛名。後庚子之役。原住旗人盡為俄人驅逼入江。五月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等。與俄全權大臣普提雅。另訂天津專約。時英法和議成。俄人又援利益均沾之例。於是月另訂天津專約十二條。錄其要者於下。一嗣後兩國不必由薩那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特使。行中國之軍機大臣。或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均按平等。一除兩國旱路。於從前所定邊界通商外。今議准由海路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諸州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一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設立領事官。得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資護持。自是俄人在中國通商。海陸皆獲大利。在歐美各國之上。

十年冬十二月。恭王奏。與俄使伊格那替業。續再訂北京條約。割烏蘇里松阿察二河迤東地。

與俄英法同盟軍之陷北京也。俄使調停其間。和議既成。俄乃挾此以索報酬於中國。於是再訂北京條約。續增十五條。是為北京條約。錄其至重大者於下。一自烏蘇里河口而南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拉河。自白拉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於圖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一面雖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十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冰消達巴哈之界碑。未處起。往西直至齊齊哈爾。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圖爾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合觀愛琿北京兩約。舉黑龍江以北吉林以東。悉割讓於俄。其失地東西廣二十餘經度。南北長十餘經度。說者謂彼時中國不諳輿地之學。不知實在之界。究在何處。致使滿洲舊壤。驟失數十里焉。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八

湘軍陸師之編制

文宗咸豐二年冬十一月命丁憂侍郎曹國藩在湖南原籍幫同辦理本省團練事務。初道光二十四年湖南新寧舉人江忠源赴大挑得教職歸以新寧地接廣西民伍雜處多盜聚天下將帥倡行團練以兵法部勒鄉人子弟是為湖南團練之始。二十七年秋伍民雷再浩勾眾滋事忠源率鄉練捕其巢擒再浩是為湖南鄉勇立功之始。及咸豐元年三月洪秀全自金田北走象州朝命大學士賽尚阿出視師聞忠源知兵疏調軍前忠源募故所用鄉勇五百使弟忠溶率以來號楚勇楚勇始至故衣橋項滿蒙軍皆屢笑時敵氛張甚屯兵數萬莫敢前忠源築壘偏敵營以五百人出戰斬首數百是為湖南鄉勇出境立功之始。忠源既數立功於是兵好勇甚所屯則私鬥戰收固不務反陷之患源遂以病歸兵所至且奸掠焚殺民以為官兵肆暴虐則倡議通敵及結盟拜會相提挈矣。國藩既奉命幫辦巡撫團練時湘鄉先立練局諸生羅澤南王鑫辦團練有名巡撫張亮基令各募一營助戰守號湘勇並請國藩主其事辭母憂不出且言書生不知兵已聞武昌砲湖南大震始至長沙與亮基治守禦且疏言團練之難難於捐貲湖南行伍空虛以練兵為要務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糜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獲戰者所用兵器皆大礮鳥槍遠近轟擊未聞有短兵交鋒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練習無胆無藝故也今欲改絃更張於省城立一大團擇鄉民壯健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會匪自粵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猶有串子紅黑蓮錢香會成羣嘯聚

如東南衝永鄉接西南實慶靖州萬山叢薄為仰育之區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
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今鄉里無賴之民
囂然而不靖彼見夫命蓋首犯常逍遙於法外也見夫粵匪猖獗而莫制也遂以為法律不足懲
官長不足畏若非嚴刑峻法無以折其不逞之志臣欲純用重典以綏強暴即良民有安生之印
臣身雖得殘忍嚴酷之名所不敢辭今之急務在使通省無不破之案而盡除大小各會匪則濂
瑕蕩穢可期也有曾經搶掠拜會結盟者請即用巡撫令旗恭請王命立行正法內姦既清外寇
雖至無能為已於是先清內訌不經有司掩捕即置重典十旬中戮二百餘名一時踴躍四起至
有曾制頭之稱國藩不顧也乃以十二月治軍旅以召募易行伍盡廢官兵專選士人領山農各
自成營按攷規制今古章式無可仿效獨戚繼光舊說為切時用因所言變通行之以三百六十
人為一營中營羅澤南將之左營王鑫將之右營鄭壽璋將之塔齊布將兵勇成二營周鳳山儲
攷躬各將二營曾國葆將一營是為湘軍陸師編制之始國藩仍欲充廣至六十人合忠源所將
成一萬為義師

四年春三月湖北軍潰於黃州曾國藩統水陸軍東下時國藩聞總督吳文鎔敗死黃州知時事
愈危勢不得出十全於是改營制以五百人為一營其非湘鄉人各領鄉軍者隨所統為小營凡
陸軍五十餘人為十三營以塔齊布周鳳山儲攷躬林源恩鄒世琦鄭壽璋湯名聲曾國葆統之
合水師共萬七千人建旗東下其營制每營設營官一分立前後左右四哨每哨設哨官一營官
有親兵有什長其親兵分六隊每隊設什長一名率親兵十名仗勇一名計六隊凡七十二人哨

官有哨長一名、頭勇五名、其外有什長、有正勇、有伙勇、其正勇一哨分八隊、每隊什長一名、伙勇一名、其擡鎗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為十四名、其刀矛小鎗隊正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為十二名、每哨合哨官哨長頭勇為一百八人、四哨共四百三十二人、合之營官親兵為五百四人、隊官在外、其書記醫匠或有或無、營官主之、其聯伍之制、親兵六隊、則一隊劈山砲、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砲、四隊刀矛、五隊小鎗、六隊刀矛、每哨八隊、則擡鎗為第一隊、刀矛為第二隊、小鎗為第三隊、刀矛為第四隊、擡鎗為第五隊、刀矛為第六隊、小鎗為第七隊、刀矛為第八隊、總計一營劈山砲兩隊、擡鎗八隊、小鎗九隊、刀矛十九隊、共為三十八隊、其搬運輜重軍裝行糧、則有長夫三十名、營官營官及幫辦人員、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藥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共用長夫三十名、營官親兵隊、每劈山砲隊用長夫三名、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六隊用長夫十四名、如拔營連行、營官另撥公夫、幫擡劈山砲哨官哨長及頭勇五人、共用長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其哨隊每擡鎗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四哨擡鎗八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共長夫四十八名、總共一營用長夫一百八十名、大率百人用長夫三十六名、合之營哨官員各勇人等、共六百八十五人、是為正額、或數營設統領一員、或十營、或十餘營、設一統領、則視其材之大小、無定制、其軍器、立營時給之、壞敝修之、唯鉛彈藥繩帳棚得以時領、營官給十帳、八夫、二單、哨官三帳、一夫、二單、親兵隊二帳、一夫、一單、哨隊二帳、皆單、凡營帳單者八十、夾者十八、其軍行、以三百五十人、各備戰器百五十人、計長夫護用器前有探馬、後有押解、各從其營、無有或錯、其行、率日三四十里、黎明而發、未晡而息、行所至、為壘、營官相其地、準之、

以繩從而為壕壕大五尺復壕土為牆厚一丈其崇八尺牆壕容二丈遠其餘土隊為一棚棚有
甕厠厠有外內外厠四之內厠一之火藥有窖以蓋塗之塗皆孔之其軍市設於繩牆外其壘
近市則嚴其門禁晝夜稽之出入無欺俄而誅之夜號之守夜之卒營五十人敵近
則百人以更為班班十人若二十人哨官察之五更咸興朝暮練操以聲警之故行不可遽止不
可懈行速則病止懈則散作壕之法外內重設外壕廣六尺深八尺內壕半之環而溝之必有橫
涂相距二丈壘牆既成去其外涂留其內涂作牆如城其高七尺子牆半之牆厚六尺左右二門
其作築時見敵則併力無事則長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長而
行難以晝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築營壘餘十二刻而後皆暮則神暇
形壯可以待敵湘湘軍之所由起為救額兵之敵也初額兵習氣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閩藩練
湘軍謂必萬眾一心萬人一氣始可以當敵而湘軍尊上而知禮畏法而愛民故軍日強再滅太
平軍自成軍而出奏功桑梓長驅東下蕩鄂清淮推江州規復全皖旁徇蘇浙然後進克金陵大功
告厥其後且南至交趾北及承德東循湘江乃渡海開臺灣西極天山玉門大理永昌遠度烏孫
水屬長江五十里擊索聞於海其兵威之盛古未有也後閩藩以湘軍用武十年氣不無稍衰淮
上風氣強悍宜別立一軍使其門人李鴻章召募淮軍親為定營制選將官以湘軍之良教之名
曰淮軍後以平捻

編者曰方湘軍之東下也文宗以曾國藩一人兼統水陸軍心腹之特詔貴州提督佈克慎自
黃州還赴其水營詔總督台誦會其師及進克武漢黃諸郡甫清捷書至京文宗始喜語樞臣

曰不意曾某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祁寓泰對曰曾某以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文宗默然變色者久之同治初元彭蠡章條議時事亦謂湘軍徧天下曾某植太重恐有凡大不梓之患於所以撤湘軍削曾氏權者三致意焉迨至東南底定剿捻事起僧格林沁敗沒曹州城下穆宗復召曾氏督師時湘軍裁撤已盡曾氏調淮軍添募徐州募訓練成軍率以往大小數十戰皆捷捻勢窮因此而衰而是時言路猶數數劾之御史阿凌阿且訴其驕妄於是曾氏身處畏讖之心日益甚乃請注銷封爵開缺以散員留營効力故其奏言湘軍暮氣不可復用主用淮軍蓋亦憤鬱慘沮之所為乎觀後席寶田氏左宗棠氏仍以湘軍平苗回乃知曾氏暮氣之說其實非也然國藩悔已晚矣而其鄉人卒未得悟不鏡於國藩以自鞭策也惜哉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湘軍水師之編制

文宗咸豐三年秋七月，幫辦江南軍務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奏請飭兩湖四川分造戰船，以清江面。詔行之。先是二年冬，湖北巡撫常大淳疏言：洪秀全水陸攻武昌，船礮充斥，請調湖南軍中之廣西礮船。江南水師之廣西礮船及中小號礮船，分佈長江上下游，以遏敵勢，斷糧運。詔督師徐廣縉等飭行。時武備廢弛，徒存水師名，無船也。後向榮繼起，督師遣調湖南礮船，以民船裝礮而已。詔徵登州水師船，亦募商舟。是年春間，九江陷，榮又奏調廣東外海戰船快蟹大扒百餘，取海道至江南。而督臣葉名琛覆稱：所調戰船，順笨重，恐難駛入長江。後又調上海之杞岩戰船，溫州之頭莽等船，亦僅由上海道吳健彰雇領夾板船三隻，由海入江。至五月，洪軍北渡，淮河、南園、南昌御史黃經始奏請飭吳楚三省各製礮船。習水師順流攻擊，乃指名及湖南，詔飭撫臣駱秉章東章以力不及置之。忠源初援湖北，與曹國藩論江皖大局，議造戰船數百。先清江面，亦以事艱鉅難行。至是編修郭嵩燾從忠源守南昌，值敵皆舟居，乃極言東南皆水鄉，敵據有江路，而我以陸師擊之，勢常不及。必與敵爭長江之隘，而後可以言戰。因為忠源草疏，請飭湖北、湖南、四川造戰船各二十艘，自廣東購巨砲十尊配之，得旨先行。九月，詔幫辦湖南團練侍郎曹國藩酌派兵勇船砲赴援湖北。時國藩已先自長沙移駐衡州，治水軍，訪船制，初無知者。依古法作筏，載砲將以截流，又欲為礮艘大艦，皆不能旋運，而羽檄徵軍日數至，人頗以遲遲為疑。國藩歎曰：今敵縱橫江湖，非舟楫無與爭利害。且成師以出，當為東征不歸之計。九江以上十里如洗，奈何以

倉猝召募之衆執蠟脫之器徒步三千里以當虎狼百萬之強敵乎。有水師守備成名標者頗能言廣東快蟹三板船法式。國藩亦自以意用商船改造為長舸實艦。試發砲果不震。惟苦經費無所出。乃奏留粵省協餉銀八萬與水師四千船二百。其大自五百石及千餘石。砲自二百斤至三千斤。又推五日競渡船意為短橈長槳如蛟尾。以人力勝風水。奏徵右江道張敬修率戰船不果來。而廣西同知褚汝航奉檄代敬修至上長龍船製圖。藩乃以名標董衡州船役而於湘潭設分廠使汝航董之。先成長龍五十。繼成快蟹四十三。板百五十。於是閩越船制略備。然亦非有法。直以意為之。屢改乃成。招募壯丁習水戰。以儒生農氓或陸營官弁為營。有官其營制。每一營凡快蟹長龍船各一。三板船八。一快蟹槳二十八人。榜八人。船長一人。舵一人。頭篙一人。槓手六人。一長龍槳十六人。榜四人。船頭篙各一人。槓手二人。一三板槳十人。船頭篙各一人。槓手二人。計三百八十八人而成營。其軍器雖亦有刀盾槍矛。無所用。置砲於船之首尾。故而發之砲一發船一傾。則其進愈疾。或置腰砲美觀瞻。臨敵亦無所用之。其作營法相距宜疏。小船依洲大舟橫流設。遇暴風不致相撞。接流爭先。全恃三板快蟹長龍備指揮而已。敗即棄之。棄三板以歸。三板無還板覆以夾帳。軍士私造長龍編為公船以餐宿於其中。

四年春三月。曾國藩發衡州集軍湘潭。是年二月。湖南師船。凡大小戰艦二百四十。輜重砲船百三十。輜重民船百。水軍五千。分十營。由衡州募者六營。以成名標諸殿元楊岳斌（原名載福）後避穆宗名上一字改。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統之。由湘潭募者四營。以褚汝航夏鑒胡嘉垣胡作霖統之。而汝航為總統。又益以陸師十三營。以塔齊布周鳳山儲玟彭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琦楊

名聲曾國孫統之而塔齊布為先鋒水陸萬七千人夾湘而下一時軍容赫極賊時總督吳文鎔以促戰先出敗死湖北水師盡散敵由洞庭登岸襲寧鄉遇水師下遽退尋復上岳州防軍潰賴砲船以免會大風壞船飄傷大半陸軍亦敗還長沙整軍敵遂東勝上屯靖港及湘潭圍滿全軍往攻未至湘潭十里塔齊布湘潭戰勝之報至於是水陸循城進攻八日之間十戰皆捷燬敵舟近千斬賊近萬敵棄城走湘潭既復軍氣大揚未幾山東登州總兵陳輝龍自廣州廣東游擊沙鎮邦自廣西道員李孟章自桂林各將水軍來會師水軍益盛已而發長沙渡湖遇敵湖中彭玉麟楊岳斌兩破敵於南津二人自是以勇略名稱彭楊輝龍後至聞彭楊戰勝喜甚敵自將攻城陵磯湘軍頗怯而風下水難退輝龍曰吾習水戰三十年諸君無以為憂翌旦聲砲行廣東軍旌旗鮮明刀矛如霜雪洋裝銅砲震山浦輝龍來自作之挖苦大船進至中流舟膠敵伏舟齊出諸小船往救水急風利逆吹俱下敵爭前奪船輝龍軍覆砲船盡焚挖苦大艦遂為敵軍戰勝品敵帥乘之還城陵磯諸汝航夏鑒汝鎮邦因赴援敗同蹈水死是役也戰死者數百人失船三十餘艘賴彭楊力守要害敵不得上國藩乃收拾餘船以前展代汝航復過唐際盛造舟資之會塔齊布之陸軍所至有功進薄城陵磯毀敵壘十三斬賊二十水軍乃乘勝入長江從東西岸敵壘九砲臺三搜螺山倒口六鬆口入黃蓋湖收嘉魚復蒲圻進克武漢自是敵聞水軍至輒震怖無策棄所守去故湘軍順流下十里無留行下江敵軍以水軍不可與爭鋒悉聚屯田家鎮彭楊將水師令陸師進擊大破之岳斌直進至武穴乃回船擲火燒而上玉麟燒而下忽東風起岳斌乘風玉麟乘流天明合軍俱還敵舟燼燼陸上者已夜走田鎮既破湘軍水師名天下朝廷采其戰

法手詔宣示江南北諸水軍江南北水軍師船不諳戰績徵紅單挖習船皆待風乃行所至淹留而江西亦造戰船仿湖南船制以無將領輒失敗湖南在籍官丁善慶陳本欽唐際盛李際等始捐貲設船局而黃克專製砲以應征軍時言船砲者皆莫能及湖南其後水軍益擴張岳斌所統十營王麟所統八營合大小戰船五百砲二千國藩遭父喪奏請以兵試為總統王麟為協理而戰益利所至克捷雖或有不挫終獲勝敵迨九洑洲一砲長江肅清金陵大功告成詔諭國藩功以勅立舟師為首於是國藩奏請以所募水勇改為經制水兵時大江水師船至一千餘砲位及三十計提督一員總兵五員營官副參游二十四哨官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兵數萬二千自荆岳至崇明五千餘里立六標分汛計船七百七十四營二十四副將營戰船四十三參將營三十三游擊營二十三自提督至外委各給坐船長龍設大砲六三板大小砲谷二設火藥局於安徽湖北二省城設子彈局於湖南省城設船局於漢陽英城草蕪矣因奏事宜三十營制二十四同治五年六月軍機大臣會奏依行編章程六卷入方略垂示後世頌之天下水師既立以黃翼升為提督詔王麟每歲一巡長江

編者曰太平天國既亡詔諭曾氏功以勅立舟師為首而舟師中人立功以彭興楊為最是兩人之生平宗旨與曾氏兄弟固然觀彭氏一生不樂束節鎮任體寄若有所憾焉者則何哉

清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同治中興

文宗咸豐十一年秋七月帝在熱河不豫十六日子刻疾大漸召宗人府宗令載垣石宗正端華御前大臣景壽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至避暑山莊行殿寢宮受顧命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並諭以載垣端華肅順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為輔翼政務王大臣翌日寅刻帝崩諸臣請太子即正尊位詔改明年為祺祥元年 尊皇后曰慈禧氏及生母懿貴妃那拉氏均為皇太后時難以兩后並尊而仍微示區別皇后稱母后皇太后貴妃稱聖母皇太后援明萬曆朝故事也 八月丁巳朔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是日也五星聚張翼之間欽天監占以為梵地有時才佐致中興之兆 以克復安慶及池州桐城宿松各郡縣道員曾國荃等獎推有差安慶為太平軍所佔據已逾九年上年冬間圍荃統領水陸諸軍合圍至是月初一日克復遂乘勢收復池桐宿各郡縣 九月上兩宮皇太后徽號初母后及聖母之稱帝生母那拉后深滋不悅至是上太后徽號曰慈安皇太后生母太后徽號曰慈禧皇太后並諭嗣後詔書奏請皆以慈安慈禧並稱不復有母后聖母之別矣 奉天金州地震壓斃人口百十戶 帝奉大行皇帝梓宮回京師啟行後奉兩宮皇太后先由間道還宮奉慈安太后居宮東所之綏復殿慈禧太后居宮西所之平安室由是俗間有東太后西太后之稱 冬十月授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命大學士杜良尚書沈兆霖侍郎文祥寶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鴻臚少卿曹毓英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毅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華御前大臣景壽

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卿焦祐瀛職先是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齡未能親政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疏入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照所奏行載垣等抗詞以為不可有臣等奉遺詔將裏皇上不能聽命於太后等語遂復以本朝家法禁母后臨朝令軍機處駁還時恭王奕訢已至熱河太后將召見杜翰復言恭王於太后機款不通問太后居表尤宜遠嫌後奕訢設計得見太后太后慮載垣等專恣與奕訢密謀誅之召鴻臚少卿曹毓英密批年問各旨以備到京發表奕訢還京啟行後太后亦即下詔回鑾命肅順護送梓宮載垣等扈蹕先從間道行於是大學士賈禎周祖培尚書沈兆霖趙光合疏請太后垂簾院豫督師內閣學士楊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太后既至京師乃下詔暴載垣等罪狀並降旨年問奕訢等詔宣示畢命侍衛執載垣端華二人擁至宗人府幽之時肅順方次密雲亦逮至京旋賜載垣端華自盡肅順於市景嵩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俱革職穆蔭遣戍軍營嚴治索我尚書陳孚恩侍郎黃宗漢劉崑成琦太僕少卿德克津太京堂富綱太監杜雙全袁添岳王喜慶張保桂劉二壽均革職發遣有差自是垂簾之局以定 命攝皇太后垂簾之依帝行即位禮於太和殿以明年為同治元年初載垣等擬建元為祺祥載垣等既得罪遂改為同治 諭見在一切政務均蒙兩宮皇太后躬親裁決惟繕擬諭旨仍應作為朕意嗣後議政王軍機大臣繕擬諭旨著仍書朕字 東南方有聲如雷 停止熱河避暑山莊一切工程 命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時安徽既復羣臣爭上書言事多推測楚軍功以為偏裨時可暫撫因益重國藩遂有是命所有四省巡撫以下各官悉歸節制國

藩皇恐三奏辭不聽

十一月乙酉朔帝奉兩宮皇太后御養心殿垂簾聽政

十二月諭曾國

藩通籌進剿事宜

詔飭東三省訓練兵丁

召前任副都統富明阿來京講求京旗各營訓練

事宜

穆宗同治元年春正月命兵部尚書麟魁兩江總督曾國藩均協辦大學士

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奏請飭江蘇等省籌款購買外洋船炮從之

三月命左副都御史晏端書赴廣東駐紮韶州

督辦通省釐金接濟浙江等省餉需

夏四月命辦山東政務從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請也

五月臺灣民人戴萬生等起兵據彰化命福建巡撫徐宗幹剿辦

添設長江水師提督駐紮

蕪湖六月直隸蝗災

秋七月有眾星西南流如織

京師大疫

八月廣東省城及近省各

屬風災縱橫及千里傷斃人口數萬

九月詔鑾輔行聖聖清野法時議輔教士檢幅各案議起

故也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翁心存卒子誥文端時翁心存之子

革職安徽巡撫翁同書以失守安慶城池下獄命釋放

子告大學士彭蘊章年蘊章初在政府

以力薦何桂清被印及再起條議時事請撤湘楚軍裁抑曾國藩兵權政府哂之由是不復再用

是年黑虹見天江蘇等省大疫

二年春二月設立同文館於京師

夏五月諭減蘇松太三屬賦額三屬賦額有較他省多至一

二十倍者至是曾國藩及巡撫李鴻章合詞奏請減之

金星重見

三年春二月俾山東政務從巡撫閣故銘奏請也三月蘇松太各屬地震夏四月辛未朔日

食于西安將軍多隆阿祭葬世職尋子誥忠勇多隆阿以黑龍江馬隊隸曾國藩軍從征楚皖

身經三百餘陣克城砦二百有奇生平愛士卒如骨肉而威令嚴明智勇兼備故屢奏奇功自提
師入陝勦回鶻盡是年二月督軍力攻藍屋中彈傷目攻益急遂克之至是傷於戰聞者莫不傷
痛陝西處處祠之五月御史賈傳奏風聞有太監演戲一賞千金並用庫存緡匹裁作戲衣請
飭速行禁止用以杜漸防微旋奉懿旨覽奏實堪詫異方今各省軍務未平百姓瘡痍滿目庫帑
支絀山陵未安深宮隱痛實殷又何至有如該御史摺內所稱情事况庫存銀緡非奏准不能擅
動故事可斷其必無也六月金陵克復旋聞封曾國藩等侯伯子男及世職官階秋八月以
生擒洪福瑱子沈葆楨等世爵世職有差

四年春二月以直隸等省雷雹災異下詔修葺三月命恭親王奕訢毋庸在軍機處議政並撤
一切差使奕訢以誅戴垣等功兩宮深為倚任時太監安得海方有寵於慈禧太后思用事嫉奕
訢甚以謫去其議政權旋得親王綿恆醇郡王奕譞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先後奏請給事中
肅泰等更調廟堂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計未能和協駁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始有懿旨
令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旋命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復議政名目
以示裁抑五月江浙水災居民淹斃十餘萬命醇郡王奕譞籌辦京城防範事宜以僧格林
沁陣歿曹州子誼曰忠並命配饗太廟僧格林沁追擒至山東曹州之西因重圍及夜突陣出前
驅反戈敵來之僧格林沁中酒不能戰遂全軍覆沒僧格林沁及總兵何建鰲內閣學士金順等
皆敗死六月增設安徽安徽廬滁和道改鳳陽道為鳳嶺六泗道增設滿陽縣治雒河集移鳳
臺縣於下蔡縣秋七月有大星隕光如月冬十二月以蕩平太平餘黨封浙江巡撫左宗棠

一等伯賈布政使將益漕餉都欽先是大平餘衆自浙江走江西入福建尋入廣東宗棠奏以益漕復巡撫而自統全軍由浙閩追至嘉應州盡殲之 以收復寧夏府城西安將軍都興阿殺已降回日並縱兵搶殺奉旨交部議處旋調盛京 是年皖南大饑民相食人肉一斤值至百二十文江蘇之句容溧陽溧水亦然

五年夏四月大學士文祥勦滅奉天馬賊撤兵還京先是因馬賊由口外入擾靈輔震豫陵寢命文祥率神機營督剿至是殲除殆盡撤還京師 六月閩浙總督左宗棠奏請於福建擇地設廠製造火輪船從之旋命丁憂巡撫沈葆楨總司船政事務 秋九月予告大學士祁寓藻卒感堂中曾國藩起鄉兵肅清湖北捷聞文宗喜形於色寓藻力駁排之及兩江總督何桂清以失律擬斬爲藻獨上疏力救言路卡實第所糾舉國禍快

六年春二月帝奉兩宮皇太后幸惇親王綿恆第先是侍講學士夏同善聞有將幸惇邸傳集梨園之事上疏力諫諭旨循舊章以折之 夏五月命曾國藩爲大學士四川總督駱秉章協辦大學士均仍留總督任 夏至日京師地震 以早詔清理庶獄求直言並裁減宮廷用款 命大學士倭仁假滿後即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任仍以疾辭初京師設立同文館朝議擬選閣部翰林官年少聰穎者入館學習各國語言文字及天文算學造船製器諸法倭仁力言其不可御史張蔭桓希倭仁旨遂奏稱天文算學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疏上下一時傳誦以爲至論於是詞館曹郎皆自以下喬遷谷爲恥竟無一人肯入館者尋命倭仁在總理衙門行走並管理同文館事倭仁屢以疾

龍會周早求言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請都察院代表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並痛詆各部院
王大臣諭指為倭仁授意著假滿後即行赴任倭仁策騎旅館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急 秋
七月永定河溢 八月乙巳望月食 九月申諭各省嚴擊哥老會 冬十月派美使蒲安臣往
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旋又派遣員志剛郎中孫家鼐往時因英國前後所立之約皆以
勢弱而力取者中國欲結好美洲以為己助故有是舉 十二月以東捻蕩平欽差大臣李鴻章
等會加世職等有差 協辦大學士四川總督駱秉章奏李鴻章文忠東章公忠推賢撫湖南獨任
幕僚左宗棠集餉練兵援軍四出投音望於道及督蜀又延劉蓉佐理資其力以平藍朝鼎李鴻
搭搭及石達開之衆卒之日士民巷哭罷市蜀人思其道愛請自漢諸葛亮唐韋皋後惟一人云
七年夏六月以西捻蕩平推湖廣總督李鴻章協辦大學士餘如常有差 秋七月黃河南岸榮
澤汛十堡漫口 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為直隸總督閩浙總督馬新貽為兩江總督 命開缺兵
部侍郎彭玉麟赴江皖會籌長江水師事宜 八月革御史德泰等職德泰奏請修理園廡並代
遞內務府庫守費祥所擬籌款章程請於京外各地方按戶按畝按村辦次收捐恭王奕訢以修
端將成請旨切責德泰喪心病狂著即革職費祥給給黑龍江披甲人為奴時有知其事者謂由
安得海授意二人云 永定河溢 九月有流星犯織女大如府

八年春二月記名布政使席寶田擊敗貴州苗教各寨克復鎮遠府衛二城 戊午日重輪犯珥
五色 夏六月永定河溢 京師武英殿災 秋七月辛未朔日食 八月山東巡撫丁寶楨捕
殺太監安得海得海直隸南皮人自恭王奕訢為所中去議政擬朝士日奔走其門聲勢煥赫帝

年沒長心恆憂之時於宮中以劍斷泥人首左右私請其故則曰殺小安子命寶楨入覲帝遣人與寶楨密謀誅得海寶楨因言聞安得海將往廣東必過山東境請執而殺之以其罪奏聞是年七月得海果出都舟過德州寶楨即奏其情微無虞招徠煽惑疎甫具即飭知東安府程繩武捕之踵其後三日不敢動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及泰安獲之械至濟南得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繼龍衣廣東汝等自速死耳官更擊馬寶楨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之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諫請少待寶楨毅然不之顧遂夜棄得海於市誅其黨二十餘人方得海之揚帆南下也自稱欲差身服龍衣船上有日形三足鳥旗船旁有龍鳳旗幟並帶有前站官標兵蘇拉僧人及妻妾太監女樂等數十人品竹調絲沿岸觀者如堵寶楨相上越九日而通飭查拏之命始下時得海已伏法五日矣收復布倫托海額魯特人眾佔據布倫托海至是呼圖克圖祝嘏扎勒

朱帶兵收復

冬十月席寶田克復勝東城

九年春正月京師神武門內散事房木庫災廣東陸路提督劉松山攻回首馬五寨陣亡子益忠壯夏六月永定河溢命彭玉麟赴江南整頓長江水師秋七月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卒子益端慙新貽於署右箭道校閱訖事還行至西夾道為河南人張文祥所暗殺文祥訊供謂新貽漁色負友己為友復仇云問官以事涉曖昧不便上聞故矯為殺詞稱文祥以盜匪餘孽挾仇戕害大臣比照謀反叛逆罪之於市有星西流大如盤八月調曹國藩為兩江總督李鴻章為直隸總督九月以水旱疊見下詔修葺冬十月裁撤三口通商口岸歸直隸總督經營增設津海關道席寶田攻克台拱廳城台拱苗苗數百革苗最大寶田督軍攻之先取其旁若

夜破革苗達克台拱廳城 十二月總兵劉士奇攻克貴州都勻府城都勻為苗人金幹二久據至是克復

十年春正月以越南匪徒曾亞治滋擾諒山木馬等處命廣西提督馮子林馳赴太平督兵進剿

二月浙江暴風雨雹傷斃人口數萬 夏六月太白晝見 永定河溢 草倉河溢 有流星

出天市垣 秋七月永定河復決 草倉河復溢

十一年春正月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奉旨授文正初國藩以在籍侍郎出治鄉

兵征伐偏於十八行省終以底定四方中興之功允推為第一自軍旅漸平百務紛舉凡勸農課

桑修文振窮救暴去貪及整務開墾清訟水陸練兵等國藩皆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經久和議成

國藩陰有事雄海上之志設內軍械所安慶機器局上海仿造火輪船奏請挑選聰穎子弟赴泰

西各國學習技藝期十五年還國其遠略如此文章尤美有集百餘卷行世粵籍百姓慕香追送

盈路擁使不得行江南家家繪像以祀詔恩弗置 二月詔起彭玉麟巡閱長江水師 三月以

貴州苗悉平貴州苗匪都尉世職苗首張秀眉等自咸豐五年起事疊陷城池蹂躪貴東西殆

偏楚蜀邊境騷然至同治六年十月寶田統帶湘軍入黔與提督周達武唐本有集總昌會為軍

蘇元春等協力勦勦勦者懸軍深入饑困敵糧夜宿敵壘行不持營帳居不依城寨軍不時至出

不時反昔岳鍾琪張廣泗所以制苗蠻也用兵五年餘拓地十餘里破寨數十殄苗及百萬十年

九月寶田感瘴病風痺乞歸以總昌元春本有三提督及道員謝蘭墜分統其軍諸將迭戰至是

遂俘秀眉及全大五送長沙磔之苗疆平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御史李宏謨奏請勒召對嚴

旨中飭略謂本年入春以來慈禧皇太后時有不適三月以後始月餘未經視朝。李宏謀竟以逐日召見為請。旨味已極。仍傳旨嚴行申飭。秋七月御史邊寶泉奏直隸總督李鴻章呈進瑞參恐滋流弊並請將永定河口合龍保案撤銷奉旨嘉納飭行。九月江蘇地震有聲似雨降自南而北。陝甘總督左宗棠奏在瑞參瑞發請宣付史館不許並誠以甘省軍務未平閭閻彫瘵母得因地方官呈報稍涉矜夸。立阿魯特氏為皇后富察氏為慧妃先是元年二月間召諸滿大臣女入宮選后慈禧太后意屬慧妃后年稍推觀亦較遜而雍容端莊慈安太后雅重之。宣統帝亦以后封冊立之議遂定時備辦大婚費已千萬結綵宮門至十餘萬而公奏朝廷動用錢糧難以慈安之賢莫能禁之也。冬十二月日重輪抱珥五色翌日如之。

十二年春正月帝親政以賙回肅清賞巡撫曾壁光宮銜世職餘升擢有差。六月日使到島禮臣俄使倭使良夏里美使雙雙迎英使威妥瑪法使熱福里和使費果孫入紫光閣前覲見並呈遞圖書賀大婚且親政也時新與日本訂約禮臣以特命全權大使居首班誇為至榮。閏八月永定河溢以滇回肅清賞參議英官銜改給一等輕車都尉。秋八月直隸運河隄決。冬十月御史沈淮奏請緩修圓明園忤旨切責之。圓明園為明武清侯李偉清華園舊址康熙間名暢春園後於園中開地築室賜雍邸命名圓明雍正三年乃大宮殿朝署之規以避暑聽政乾隆中大興修飾增置離宮別館列景四十所費不計億萬歷嘉慶道光百餘年每歲皆以夏首幸園冬初還宮咸豐初元粵中兵起帝傷福祿恆夜分痛哭繼乃託詞解嚴情酒色廣集漢女於園中分居亭館有四春之寵所謂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十年八月鴉片之役英法俄美聯軍

至天津帝方回居聞警倉猝出走熱河英人縱火焚園三晝夜不絕同治七年滿御史德泰奏請
修葺未准且荷嚴譴十一年廣東奸民李光昭覲謁常貴具呈內務府請報効木植重修園庭以
備皇太后燕憩帝允之賞光昭道員任為圓明園工程監督命往各省採辦木植命既下中外錯
愕淮首上書力爭帝大怒謂修葺宮殿為兩宮娛游休息之地以資頤養乃宣准入見嚴詞詰讓
淮不為動但稱浚園之毀非由天災今時事艱難仇人在國即庫藏充溢亦不當遽議興修皇上
謂為兩宮頤養起見但臣恐園工落成兩太后入居其中反覺愀然不樂旋同臺灣百川亦袖疏
廷諍據數百言聲震殿瓦皆不納以收復肅州關內回肅肅清權左宗棠協辦大學士仍留
陝甘總督任改世職為輕車都尉金順穆圖善宗慶張曜皆獎叙有差

十三年春正月諭禁廣東開姓賭博三月命李鴻章與秘書閣使臣會商事務夏五月彗星

見秋七月革候選知府李光昭職交李鴻章嚴行審辦光昭本一市井無賴子緣倖幸以進藉
欽命為護身符得滿恩川楚江浙諸產木之區勒索肥己甫受命即大書奉旨採辦及圓明園監
督銜條旗號四出招搖及呈進洋木以五萬餘元之木價捏報三十萬兩且以交割不清與法商
構訟經法領事照會津海關道請將貴國欽臣李光昭及園工木植一併扣留毋使逃逸鴻章據
以上開命即革職交鴻章究辦其通同作弊之內務府前後任大臣崇綸明善春佑貴寶及筆帖
式成麟等均革職旋定光昭斬監候並停止圓明園工程酌量修理三海降恭親王奕訢為郡
王革去親王世襲罔替並革其子貝勒載澂郡王銜因是日帝與載澂戲以細故失歡也尋奉懿
旨賞還仍勉其訴當仰體朝廷訓誡之意嗣後益加勤慎云冬十月帝不豫命軍機大臣李鴻

藻代批章奏。帝大婚後，因后阿魯特氏才德兼備，於后敬禮有加，而慈禧太后以偏愛慧妃，故每值后入見，從未少假以辭色。且語帝慧妃時，明宜加眷豫。皇后年少，未嫺禮節，皇帝母親至宮中，致妨政務。又陰使內監時復監視之。帝大不憚，故終歲獨宿乾清宮。內侍有陰導帝以微行者，起居多不律，遂以致疾。十一月，帝崩，奉兩宮皇太后懿旨：立醇親王奕譞之子載灃承繼文宗顯皇帝。太后披覽裁定。十二月，帝崩，奉兩宮皇太后懿旨：立醇親王奕譞之子載灃承繼文宗顯皇帝。為子入承大統。為嗣皇帝。先是帝疾漸瘳，一夕宿慧妃宮。翌晨大漸，召李鴻藻入見，與謀以貝勒載澍承大統。且口授遺詔，令鴻藻書之。凡十餘言。鴻藻出宮，馳赴儲秀宮中，請急對出袖中草疏，以進。慈禧太后聞之，大怒，叱鴻藻出。移時駕崩。時是月初五日酉刻也。外間尚秘不之知。是日薄暮，忽奉懿旨，命軍機王大臣入議要政。諸臣趨詣養心殿西暖閣，問帝病狀。慈禧太后時含笑應曰：皇帝無恙。語畢，然無少頃復言曰：聖躬頗虛弱，朕有不測。宗室中誰可承大統者？內務府大臣文錫首對曰：請擇清字輩之賢者而立之。太后色變。久之，乃曰：醇親王奕譞之子載灃承繼文宗顯皇帝為子。入承大統。諸臣皆唯唯。太后始厲聲曰：然則皇帝已駕崩矣。諸臣皆失聲大哭。時嗣皇帝年甫四齡，即由醇邸移居禁中。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光緒元年。仍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封皇后為嘉順皇后。載澍、文錫皆得罪，旋上大行皇帝諡曰毅廟，號穆宗。葬遵化州雙山峪。光緒二十九年十月有九。

清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太平天國之興亡

宣宗道光三十年秋八月洪秀全起兵廣西金田村秀全廣東花縣諸生有朱九濤者倡上帝會於粵城秀全與中表馮雲山並師事之九濤死秀全奉基督教義自樹一幟謂之上帝教立會召衆名其會曰三點會而已為之長道光十六年移會至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間之鵬化山中陰事布教雲山與秀全妹夫武宣蕭朝貴及桂平楊秀清桂林韋昌輝貴縣石達開分赴各縣勸教秀全留主桂平曾玉珩家十七年返廣東親就美國牧師羅巴爾特受洗時入教者衆皆稱秀全為先生達公推為教主秀全稱耶和華為天父耶穌為天兄而已為其弟在教皆平等禁驕矜作真言寶誥諸書（即現時良言係基督教教書為英理通博士之譯本）以為訓使其各蓄髮藏山菁間及秀全再至廣西則雲山等勢已大張信徒數達二千以上時水寇羅大綱有衆千餘掠永州敗過平南縣花洲人胡以光家秀全在焉以光勸大綱歸秀全会官捕秀全急乃赴平南藤縣聞之金田村起兵青縣林鳳祥衛山諸生洪大全等皆奔之冬十月革廣西巡撫鄭祖琛職赴甯甯貴總督林則徐督辦軍務兼署巡撫則徐至潮州病卒詔前兩江總督李星沅代之以布政使勞崇光署巡撫十一月提督張必祿兵敗於金田死之前清運總督周天爵署廣西巡撫

文宗咸豐元年秋閏八月洪秀全入永安州稱天王先是廣東高要人張嘉祥據衆二百進秀全語不合去掠潯州據之會李星沅周天爵以事相阻疏請統帥乃出大學士賽尚阿督師未至

而星沅卒。先是廷議以星沅曾任廣西學政。洪秀全出其門。故有師生之誼。命星沅赴粵。從事招撫。星沅逡巡不肯進。及朝旨敦迫。乃大恐。行之粵西之斷藤峽。仰藥死。天爵復與提督向榮有隙。勅禁不遵節制。詔罷天爵。以鄒鶴鳴為巡撫。岑尚阿至軍。合都統烏蘭泰以禁軍擊嘉祥。未暇及秀全。秀全得以其間從容布置。故附從者益衆。嘉祥敗降於榮。改名國標。彬師擊秀全。屢敗。衆推秀全為太平王。破象州。進據永安。定國號曰太平天國。稱天王。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為東西南北四王。石達開翼王。洪大全天德王。

二年夏四月。太平軍破全州。先是。賽尚阿合諸道兵數十營圍永安。四閱月不下。洪大全突圍北趨陽朔。烏蘭泰誘執之。送京師。羅大綱復突圍出。烏蘭泰逐之。至六塘墟。敗沒。大綱假其軍旗。賺桂林城。諸誤不得入。攻月餘。退。連破興安全州。方秀全在永安時。道州舉人胡孝先往謁。疑為謀。繫之。孝先自獄中上書。暴政府惡甚。至秀全方求文士。得書大喜。釋之。與論大計。孝先曰。關中天府之圖。周秦之所以興。欲爭天下。必先取咸陽。然後出山右。定燕薊。天下可傳檄而定也。秀全稱善。買孝先左右。稱先生而不名。楊秀清忌之。值退軍永安。緩諸道以陷敵。聞秀全甚悼焉。五月。太平軍寇長沙。未至馮雲山陣歿。秀全哭之慟。曰。天不欲吾定天下耶。何奪吾良輔之速也。雲山能謀善斷。多所規畫。秀全深倚之。雲山殞。秀全移攻道州。提督余萬清遁。秀全入道州。分兵破江華永明嘉禾藍山。秋七月。太平軍破桂陽州郴州。趙長沙罷湖南巡撫。賂東寧。以張亮基代之。遠治余萬清。以雲貴總督羅繞典道長沙。令留辦防堵。冬十月。太平軍破岳州。先是蕭朝貴自郴州率師攻長沙。數日之間。連破安仁攸醴陵等縣。比至長沙省城南十里之跳馬港。民先報城中。

怒其無公。文執將斬之。石馬舖屯將尹培率陝西軍千餘倉猝拒戰。立潰。培立死之。清兵遁入城。略
棄章令塞南門。時城中額兵練勇及八千餘。將弁亦數百。棄章不敢言節度。羅範與惟日與諸生
舉有議事。提督鮑起豹至昇城。陞神像置南城樓與對坐。而賽尚阿駐永州。總督程元米駐衡州。
皆託防不至。張亮基已至甯鄉。聞警引還常德。詔拿賽尚阿程元米職。以張廣綰並代之。促向榮
赴援。榮始與烏蘭泰組師。怒賽尚阿自四月稱疾居桂林。賽尚阿深劾之。罪至遣戍。終不肯起。聞
賽尚阿罷。乃疾行抵長沙。亮基亦至。鮑城而入。朝貴已壓城。而陳黃袍立南城下。中彈歿。秀全哀
慟。自率全軍逼長沙。大破榮軍於城河對岸之水落洲。榮軍死有數千。攻城三月不下。遂解圍。夜
遁浮橋渡江。而湘破益陽渡洞庭。至岳州。湖北提督博勒恭武等先三日遁。遂下之。得吳三桂所
遺軍械磁位。十二月。太平軍破漢陽武昌。時太平軍蔽江而東。所過拔靡。漢陽武昌相繼下。巡
撫常大淳等死之。詔逮治徐廣給。以向榮督師。琦善選兵駐河南。張亮基著湖廣總督潘錫蕃湖
南巡撫。賂東章著湖北巡撫。羅繞典防荆襄。起丁憂在籍侍郎曾國藩治團練。駐長沙。
三年春正月。太平軍東下。取蘄黃。順流取九江安慶。初。秀全欲從胡孝先遺策。議取常德。趙漢中
擊咸陽。出山右。以規燕薊。比下武漢。命石達開等取蘄黃。順流攻九江安慶。皆要乎下。安慶巡撫
蔣文慶死之。二月。太平軍取江甯。分兵取鎮江揚州。由臨淮入鳳陽。秀全先欲棄九江安慶。出
襄樊。逼潼關。以取長安。括財賦入武漢。繼應潼關。堅不易拔。又慮載重行緩。為追軍逼。乃用浙江
歸安人錢江策。仍順流圖江甯。總督陸建瀛委軍進。攻城七日而下。將軍祥厚等死之。時月之八
日也。建瀛聞有旨逮問。懼吞金死。秀全欲趨江北圖汴。定都洛陽。渡黃河以圍燕都。或建言明太

祖亦席金陵以有天下。宜先建國。俾天下知趨向。秀全納之。羣下上尊號。升江甯為天京。柴燎上帝。大赦。立賴氏為皇后。子福瑣為太子。設六官。立朝儀。制法律。設學校。進楊秀清等軍師丞相。主將將軍。餘文武封賞有差。開科取士。赴試者二萬餘人。是科狀元王德定。新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有閏日無閏月。每七日一禮拜。讚美上帝。設高麗說法。謂之講道理。具軍制。每軍一軍帥。統五師帥。一師帥統五旅帥。一旅帥統五百長。一百長統十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而總之以監軍。行省文武將帥各一。文方伯。武主將。佐將副之。縣為令。州為牧。府為太守。夏四月。太平軍取歸德。圍懷慶。五月。太平軍圍南昌。分攻各府。尋敗退。時胡以光再破安慶。圍南昌。通湖北按察司江忠源來援。戰屢勝。圍遂解。秋八月。太平軍攻破山西平陽府。入直隸境。時訥爾經額屯軍邯鄲縣北之臨洺關。敵軍已由潞城黎城間小徑入。倉猝接戰。兵大潰。九月。太平國將胡以光等解南昌圍。趨九江。入湖北境。連攻黃州漢陽二府。李開芳等破溧州。攻天津。不利。連據靜海縣。分屯獨流楊柳青等處。冬十月。太平軍取桐城舒城。在籍侍郎呂賢基死之。連圍廬州。十一月。參將賸保攻靜海。敗績。副都統佟鑑等死之。十二月。太平軍取廬州。巡撫江忠源死之。是年九月間。忠源赴援九江。敗績於田家鎮。突圍走廣濟。被授安徽巡撫。以廬州事急。將兵由六安州進援。入城堅守逾月。至是城破。投水死。

四年春正月。湖廣總督吳文鎔師潰於黃州。死之時。巡撫崇倫忌文鎔。密劾文鎔閉門自守。有詔詰責。文鎔不得已。出師黃州。駐堵城。會上元夜。敵張鑑高會。文鎔偵知。急出兵襲之。大敗。文鎔自殺。於是漢陽復失。德安隨州棗陽俱破。二月。太平國遣將孫寅三取太平。復遣石祥貞會漢黃。

各軍浙江拔岳州入湘陰分兵下甯鄉。三月太平軍自皖北入山東臨清州是年正月間李開芳林鳳祥等合軍屯獨流時值大雪南兵不習寒耳鼻凍裂輒滅火清燭者十六七故僞甚為僧格林沁等所乘大敗走靜海旋據阜城至是楊秀清客令安徽分兵由豐工渡河破金鄉臨清陽穀鉅野鄆城朝城冠華等州縣。是月曾國藩統湘軍水陸師敗太平軍於湘潭國藩督水師攻靖港不利憤而投水幕客章壽麟援出之會副將塔齊布統陸師援湘潭出敵不意與搏戰敵披靡國藩聞益遣舟師往助八日之間水陸十戰十勝遂復湘潭。夏六月太平軍再破武昌太平將石祥貞自湘潭退據華容回兵拔岳州復分途取龍陽常德尋入破武昌巡撫青麟遁長沙布政使岳興阿死之詔誅青麟褫總督台湧職以楊需代之。秋七月曾國藩復岳州國藩復湘潭後分兵三路以提督塔齊布道員褚汝航知府羅澤南為中路趨岳州貴東道胡林翼為西路趨常德知府江忠淑直牧林源恩為東路趨崇陽通城敵將林紹璋聞棄常德澧州走岳州復走湖北是月向榮等復太平。八月曾國藩復武昌漢陽並復黃州武昌既復隨克漢陽楊需所遣團勇亦收復黃州。

五年春正月吉爾杭阿復上海先是三年十月劉麗川據上海縣城與英領事溫那治交涉允據陳家木橋以通軍火巡撫吉爾杭阿憂之謀諸各國法提督魏爾爾許助戰守至是會同進攻而城以復法人遂假助守之名大東門外附郭之民居悉燼而政府念法有助攻之功即以其地讓與之。三月太平軍復取武昌楊需收復黃州後駐軍廣濟會歲除軍中置酒高會而敵軍大至需倉皇走蕪水於是漢口漢陽武昌相繼復失巡撫陶恩培赴水死署按察使多山燃城上礮不

發。拜祝之。復燃大煙出而無聲。於憤自剄死。以胡林翼著巡撫。詔湘軍分陸師赴援。夏四月。僧格林沁破太平軍於馮官屯。是年正月。林鳳祥自連鎮被執。餘衆據高唐州。二月。僧格林沁破高唐。李開芳走保馮官屯。僧格林沁決黃河水灌之。敵軍盡沒。開芳被擒死之。是月。太平軍破德安。革楊需職。以官文為湖廣總督。秋七月。彭玉麟克蔡店。王麟率湘軍水師援湖北。進至蔡店。克之。燬襄河鐵索橋。八月。胡林翼攻拔漢口鎮。林翼自將攻漢鎮。敵軍棄之。幾潰。林翼麾士奮關拔漢鎮。九月。羅澤南克通城。崇陽。澤南以湘軍陸師援湖北。連克通城。崇陽。會石達開率衆自義甯掩至。復力戰破之。與胡林翼合軍羊樓司。成甯相繼復。冬十月。和春等復廬州。先是三年冬。江忠源戰歿。詔提督和春。清督福濟。規廬州。久不得要領。在籍編修李鴻章領兵。於四年冬復含山。至是和春等克廬州。

六年春三月。布政使羅澤南攻武昌。敗績死之。澤南屯軍之洪山。自正月至二月。大小百數十戰。直薄城下。會大霧。敵陰穴突門。衝澤南軍。澤南三退三進。軍幾潰。而所部皆鄉子弟。不忍相棄。澤南左額中彈。血濡衣。猶踞坐指揮。得全軍還。越六日卒。夏五月。太平軍攻破江南軍於孝陵衛。先是三年春。江甯鎮江楊州失守之後。向榮軍孝陵衛。琦善陳金綬。勝保軍揚州城外。統為江南北兩大營。四年秋。琦善卒。以托明阿代之。榮額軍堅城。累歲無功效。至五年春。吉爾杭阿復上海。進圍鎮江。是年二月。敵將合天侯李秀成丞相陳玉成突圍夜渡瓜洲。翌日攻破土橋虹橋。卜著灣三岔河諸營。餘百二十餘營。皆聞風遁。遂拔揚州。詔罷托明阿。以德興阿代之。及四月。秀成玉成合軍破高郵。吉爾杭阿自殺。秀成等近江甯。楊秀清繼擊榮軍。秀成先引兵襲丹陽營。榮遣提

督張國樞馳救秀成大破之翌日反攻禁軍後路而石達開之兵適至夾攻之內薄博壘禁軍大潰連七丹陽敵盡奪朝陽門外六十餘壘復分道進迫營壘以百計禁軍憤遁川自縊死秋八月太平天國北王韋昌輝以天王洪秀全命殺東王楊秀清天王復殺昌輝翼王石達開奔安慶秀清久欲行篡惟懼沛王羅大綱大綱多謀善戰愛士卒不嗜殺戮而功亦最高屢勸秀清親統師北伐即欲都金陵亦宜多備戰艦精練水軍然後可戰可守秀清方專權不納僅遣李開芳林鳳祥率師北行大綱出語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屬為虐矣秀清益忌之值大綱有疾乃使醫毒殺之遂迫秀全禪位秀全以血詔召昌輝自江西入衛昌輝與燕王秦日昌領精卒五百星馳歸至秀清府奪門入衛士殊死戰日昌被戕昌輝大呼奉詔討賊釋械者勿罪漸散去昌輝引秀清出殺之盡屠其家屬及其黨至二千餘達開聞變馳入責昌輝治餘黨過嚴昌輝復謀殺達開達開覺鯁城走甯國召兵靖難昌輝殺其母妻子女又恣殺秀全侍衛侍衛數十約五鼓持械襲殺昌輝於東湖房秀全命傅首甯國止靖難兵冬十一月官文胡林翼等攻復武昌漢陽先是湖廣總督官文攻漢陽湖北巡撫胡林翼攻武昌武昌圍久不下戰歿水陸軍士至三千以上將弁六百以上而城內亦以糧乏不可守至是各開城東走武漢遂同日克復黃州興國蘄州蕪水廣濟皆復

七年冬十一月張國樞德興阿等復瓜洲鎮江六年八月張國樞擊破丹陽城外諸敵壘將進攻句容督帥和春遣總兵傅振邦攻溧水敵出大隊守烏山築壘為援至是年二月振邦等大破烏山援敵遂以五月克溧水國樞以閏五月克句容九十月間國樞連克敵壘十餘沉敵艦六十餘

進薄鎮江至是克之而德興阿亦以同日復瓜洲

八年春二月張國樑攻克林陵間復破敵於七寶橋雨花臺等處佔江甯城而軍三月江西太平軍入浙江取江山常山開化諸邑石達開自江西規衢州遂拔處州詔起復曾國藩督師敵久圍衢州不下會湘軍至破敵敵改圍閩夏四月李侍賓等復九江九江圍攻年餘不下守將員天侯林啟容堅忍能軍食罄則城糗麥自給隧道火藥於城廂輒堵合之時援師大集續賓與楊岳斌所統水陸近百萬而曾國藩弟國華復至督續賓軍續賓益督軍日夜穴地至是燬城入啟容死之士卒萬七千餘無一降者皆稱啟容平日善撫衆云五月太平軍自浙江入閩取邵武等郡縣秋七月太平軍復陷廬州命福濟回京以李孟羣署安徽巡撫詔勝保督辦安徽軍務八月曾國荃復吉安曾國藩弟國荃率師規吉安築長圍以困敵屢擊卻其外援至是克之

蕭啟江等復邵武九月太平軍復取揚州時太平將陳玉成攻浦口德興阿營大破之遂克揚州德興阿走邵伯旋張國樑率師渡江復揚州及儀徵而六合圍急國樑趨赴援至則城已失道員溫紹原死之冬十月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師潰於三河死之敵前軍主將陳玉成既拔廬州於距廬州五十里之三河屯糧械築大礮環以九壘防守甚嚴續賓既連復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邑進攻三河連日大戰克敵九壘所部傷亡亦衆會敵後軍主將李秀成援兵大至合圍三十重續賓自持戰不能進七營盡沒續賓自縊死曾國華及員弁兵勇死者六千先所復四縣皆復失太平天國滁州守將李兆受以城來降兆受始附霍邱大盜陳玉稱壽王後降何桂珍旋叛賊桂珍走九江降於太平將檢點林啟容啟容不受去降於黃梅守將黃文金亦不受乃歸丞相

李秀成秀成優禮之。兆受為招安張樂行襲得樹蘇老馬步兵各三十萬。至是因督兵不嚴。賊辱縣令。懼得罪。乃走降於勝保。命改名世忠。以參將補用。秀成使人歸其妻孥。兆受乃以書招秀成。秀成歎曰。兆受自為不義。乃欲陷人乎。拒之。

九年春二月。革職安徽巡撫李孟羣。兵潰於廬州。死之。孟羣自八年七月駐廬州城西。與敵相持。至是糧盡。孟羣越五日自縊死。孟羣有從妹素貞。工騎射。精策略。孟羣援湖北。素貞戎裝從行。數建奇功。常拔孟羣於重圍之中。後從攻漢陽。夜襲敵營。中伏死。冬十一月。太平天國池州守將韋志俊約以城降。部將古隆賢等不從。攻走之。志俊遂來降。

十年春二月。太平軍破杭州。敵帥李秀成既破揚州六合。合肥。廬州。黃梅。宿松。太湖等郡。縣復防堵浦口。勝保張國樑進攻。大敗。勝保幾為虜。秀成率兵三千。由鳩江越清弋江。出甯國之後。解甯國圍。疾趨廣德。一鼓下之。至泗安。連破浙江防守兵十五營。命從弟左軍主將李世瞻攻湖州。而自將譚紹光等趨錢塘。由清波門穴地遁。三日破之。巡撫羅遵殿等自縊死。國樑使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至。見城上偏插秀成旗幟。不敢進。駐離城四十里之塘西。秀成使警者傳檄。三日城中寂然。乘夜全師退。趨廣德。玉良止兵不往追。遂連建平。方秀成之下杭州也。因偵知江南軍餉在杭。冀事急和春必解金陵之圍以救杭。及玉良兵至。見江南兵勢已分。故急引師回救金陵。閏三月。太平軍攻破江南圍師。張國樑自八年二月偏金陵城而軍。至是增築長圍。意謂克復在指顧間。將士驕蹇。營規廢弛。時存餉尚三十萬。督師和春以不破城。不發餉。激軍屢譁。不為動。提督張國樑泥練。繼以泣。不聽。於是軍心搖動。時敵帥李秀成集諸鎮兵入援。分撲圍師。城中

亦自十三門出兵夾擊。刀斗聲聞數十里。旌旗若長虹匝天。是日微雨。敵軍蜂湧入。勢若奔潮。國標不能禦。退守丹陽。敵師踵至。國標拒戰。創甚。躍馬渡河。馬蹶。死亂流中。和春受傷。遁常州。啞血死。江南國師三百餘營。悉夷為平地。秀成以國標忠勇。覓其屍禮葬之。復逐北奔牛鎮。破營二十餘座。值張玉良自杭州率師回救。迎戰常州。大敗。常州遂失。總督何桂清遁上海。旋革職。逮問。秀成追玉良至無錫。自將銳卒三千。登玉泉山。玉良軍見之。四十餘營不戰自潰。清軍遁入蘇州。沿途大掠。蘇民深恨之。而迎秀成。遽入無錫。進薄蘇州。道員李文炳阿海等以城降。巡撫徐有壬等死之。玉良遁杭州。秀成傳檄郡縣。皆定。朝命都興阿督辦江蘇江北軍務。曾國藩署兩江總督。秀成自出師不一月。而逐北七百里。拔城六十餘。師止蘇城。時亂民千百。掠不止。諸將請勦之。秀成曰。民苦鋒鏑。不安家室。不得已而為暴。吾當急以兵誅之。乃親率數十人。巡鄉鎮。使左右傳呼曰。忠王至。亂民皆釋戈羅拜。匝月而亂定。召官吏千餘人至。願留者官之。去者聽之。乏資弁者給之。農失業者給牛種。窮民失業者助其資。散庫錢十餘萬緡。糧萬餘石。蘇民安輯。夏六月。命曾國藩督辦江南軍務。國藩奉命後。移駐祁門。奏保左宗棠襄辦軍務。起沈葆楨辦江西廣信防務。調鮑超來品。隆慶義訓諸軍渡江。樵李元度回湘募軍。任曾國荃圍攻安慶。秋九月。太平軍破甯國。太平軍自徽州分兵攻甯國。提督周天受等守七十餘日。城破死之。並破浙江嚴州府。

十一年。秋八月。曾國荃復安慶。安慶失守已九年。是年四月。國荃自湘增募萬人至。抵長淩困之。敵帥英王陳玉成率師赴援。至桐城。多隆阿李續宜合軍擊敗之。於挂车河。胡林翼復移營合圍。玉成念湖北為湘楚軍根本。衝其腹心。必解安慶之圍。以自救。乃從間道入湖北。連破黃州蘄州。

德安諸郡縣。續宜率軍回提。王成進安慶。築壘集賢閣之菱湖。為城中援應。李秀成聞安慶事急。自將兵至蕪湖。續進兵圍寄王成。已聞王成新得孫奎星降。卒二十餘萬。秀成曰。英王新得衆。必驟驍。止我兵。則皖危矣。奎星降。將兵烏合。不可恃也。果得王成書。言兵已足。用勿勞馳救。續不繼。請進兵豫楚。斷敵糧道。秀成乃引兵行。會鮑超成大吉合師至。攻克集賢閣外赤崗嶺。敵壘固。全克菱湖南。北諸敵壘。益傷城。築壘。敵餉援俱絕。飢疲不能守。城遂下。捷奏至。帝已崩於熱河。林翼亦卒於武昌。遺疏以續宜自代。冬十一月。太平軍破杭州。太平忠王李秀成令其弟侍王李世賢將所部取浙江屬郡。嚴衛溫台甯波金華皆下。秀成直趨杭州。命部將陸順德取紹興。旁循州縣皆納款。攻杭城兩月。張玉良為董海容擊敗。死。城遂破。巡撫王有齡自縊。秀成趨救之不及。撫屍歎曰。忠臣也。禮殯之。遣兵護柩歸上海。獲布政使林福祥。說之降。不可。請歸守邱壘。秀成厚資之行。滿城破。將軍瑞昌自殺。秀成令其部下奉遺柩北還。滿兵釋不殺。欲行者資而遣之。賑恤難民。收葬餓殍。費以鉅萬計。留德王陳炳文鎮杭。而還師駐蘇。郵餉寡。興學校。豁租稅。問民疾苦。民益德之。

穆宗同治元年春二月。太平軍攻上海。尋引還。咸豐十年七月。太平軍攻上海。巡撫薛煥擊走之。進攻青浦。李秀成自將往援。煥敗還。至是。敵兵復攻上海。英人合土兵內應。約獻城。師至。徐家匯英兵二百來迎。未及預告。前驅疑為敵。槍擊之。英兵怒。乃返闕。江上英兵艦亦開礮擊之。秀成引退。煥軍搜敵壘。獲蘇州諸生王吟。官書作黃皖。上秀成書。具陳攻取上海之策。大略勸敵與西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西人曾遣使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毋攻滬。而東王不許。西人

遂助中國城守為失策此時宜急許其不攻而要今不得以軍裝大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
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並於海道剽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楚捐斷絕軍之餉西
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西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求求修好然
後肯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西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西人
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屬至地遂於洋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
精兵數千人偽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洋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
過人斫散西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西人而厚待之不櫻其怒
而仍可為用策之次也秀成服其慮甚貼而微嫌其計太毒置不用至是薛煥聞之大驚即日疏
聞於朝廷寄謂書中於外人多醜詆之詞飭煥告知英法領事破其奸謀並著江南北大為警備
後卒無事晚亦去而之美三月鮑超復青陽石埭太平涇四縣太平將古隆賢屯青陽城外浙
江提督鮑超擊破之遂進克各邑夏四月彭玉麟等復蕪湖玉麟與曾國荃合水陸師共克蕪
湖並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多隆阿復廬州多隆阿攻破廬州陳玉成走壽州以練總苗沛霖
曾降已受封爵往依必不見害及至沛霖迎謁入城伏兵執之解送廬州賜保營縣保高坐賜貽
玉成叱之曰爾乃吾收降何向我作態曾記合肥官亭一戰爾騎兵三萬有一生還者乎勝保作
其言子酒飽說之降玉成曰吾今日自投羅網有死而已何饒舌為遂見殺死年二十六玉成眼
下雙痣軍中號四眼狗晚勇富謀略軍強冠諸鎮與曾國藩相持數年國藩深畏之李秀成聞其
死歎曰吾無助矣五月太平軍破湖州知湖州府楊然敬飲藥衣冠坐堂上死在籍道員趙景

賢被執明年遂死於蘇州。六月鮑超復寧國。廣邑皆下。並復廣德州。冬十月。曾國荃擊遁援金陵之太平軍。國荃駐軍雨花臺。值江南大疫。圍師死者山積。至閏八月。李秀成自蘇至。圍國荃軍數重。九月。李秀成自浙至。開隧道以攻國荃。抵內壕以阻之。相持四十六日。圍始解。軍士死亡及五千。國荃弟貞幹亦病疫死。

二年春正月。左宗棠復金華。先是李秀成督師援浙。破金華。圍衢州。巡撫左宗棠自開化還安往援破之。及世賢入援金陵。布政使蔣益澧道員劉典等攻復湯溪。龍游。蘭溪。遂復金華府城。旋進克浦江。諸縣及紹興之桐廬。多隆阿復興安。太平扶王陳得才於元年三月自河南南陽入陝西武關。直逼省城。破渭南。還取閿縣。澠池。尋攻湖北光化。屬之老河口。襲據荆紫關。復侵襄陽。德安。安陸各屬。時多隆阿督軍陝西。擊敗之於商南。尋又敗之樊城。得才復走河南。道攻鄆陽府城。破房縣。復入陝。破興安。至是敗走。多隆阿遂收復興安府城。三月。李鴻章等復福山。遂復太倉。甌山。元年二月。英兵擊走太平軍後。薛煥因賂英將代守城。而使上海道吳煦以厚餉募華兵數千。使美人華爾以泰西陣法部勒之。號曰常勝軍。復以重利閱英法二國設會防局。助戰守。西將恃強驕恣。華爾以功加副將。廷議必責其難變。易服以是西人益不銜。制事緩則索重賂。急則坐觀成敗。前後募勇五萬餘。以不能訓練。遇敵輒北。時蘇紳潘祖蔭錢鼎銘等。避兵在滬。深憂之。因走安慶。乞師於曾國藩。欽歎流涕。縱聲長號。國藩遣幕僚道員李鴻章歸合肥。募淮勇。率赴安慶。國藩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軍制。又選湘軍名將郭松林。程學啟以助之。以故兩省將卒如一家然。鴻章遂以三月奉所部湘軍及新募淮軍共五千五百人。至上海。國藩表奏。

署鴻章為江蘇巡撫。別授薛煥通商大臣。四月。鴻章遣參將李恆寬常勝軍統將華爾會英法兵攻青浦嘉定。連營二百餘。勢甚。李秀成親提嘉定。師至如風雨。西兵皆斂手不敢出戰。秀成將精銳衝入。兵不支。悉潰。連失四十餘營。秀成乘勝逼青浦松江。連破七十餘營。困松江兩月。道金破危急。秀成入提嘉定。青浦皆復。並復奉賢。而法提督卜羅德與敵爭南橋鎮時。中槍殞。鴻章親督軍攻太倉。秀成遣上將蔡元隆馳救。元隆詐乞降。揭白旗前導。近鴻章軍。突擊之。鴻章大敗走。大將知府李慶琛戰歿。兵士死者五千餘。元隆進攻青浦嘉定。英法兵休其勢。突圍遁。嘉定復失。元隆進兵松江。分兵逼青浦。華爾棄青浦走松江。元隆攻新橋滙園。學政數十重。鴻章自提兵救之。元隆師却。六月。總兵黃翼升率淮揚水師十營自上游至。七月。復青浦。而敵兵復逼法華鎮。尋敗走。常勝軍分兵攻浙江慈甌。華爾陣歿。以美人白文齊領其軍。美兵頭那師亦陣亡。英提督何伯合鴻章師克嘉定。上海解嚴。未幾。白文齊通款。秀成謀據松江為內應。事覺。走投於秀成。署參謀。鴻章改以英人戈登領常勝軍。戈登於咸豐間。聯軍入都。焚圓明園。亦與其事者。既而白文齊潛入蘇州。為秀成購買軍械火輪船。並薦英國海軍官林利於秀成。為組織忠義軍。以對抗常勝軍。至是。秀成攻常熟。鴻章遣劉銘傳等攻福山。程學啟等攻太倉崑山。以分其勢。皆拔之。常熟圍解。夏四月。太平翼王石達開兵困於老鴉灘。死之初。達開自軍國入謁。秀全解其兵柄。令留輔。而政事一出秀全諸兄。安王仁發。福王仁達。達開鬱鬱閉居。其參謀張遂謀諷之入川。成鼎足之業。達開因疏求去。從之者數十萬人。自是出入六七省。攻拔百餘城。自元年十月。為援川湘軍將胡中和等敗之於叙州。遂入雲南東川。是年二月。復入川。其將賴裕新敗死於寧遠。達開率大隊

渡金沙江。假道邊地土司。川督駱秉章。略松林地土千戶王應元。叩部土司嶺承恩。誘連開入小
徑。而以土兵抄其後。截越萬大路。使不得退。連開至紫打地。追茂渡大渡河。渡者已萬餘人。會日
暮。忽令撤回南岸。曰。師渡不及半。恐敵軍猝至。乃危道也。不如俟明日畢渡。至夜大雨。河水暴漲。
不及渡。越二日。水勢平。而川中防江將唐友耕已至。列營河對岸。其地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渡。
河而土司復自後。僅古木塞路。連開路窮。奔老鴉渡。兵已二日不得食。連開慷慨語其下曰。敵軍
所欲得者我耳。吾一人赴敵。爾等可免死。乃馳見秉章。長揖不拜。秉章曰。降乎。喜。喜。曰。吾來乞死。
兼為士卒請命。九原當拜公賜。秉章曰。吾成汝志。乃殺之。死年三十有三。秉章招撫其士卒。將弁
二百。銳卒數千。無一降者。秋九月。太平國將古隆賢。以石埭太平。獲德三縣來降。隆賢聞堵王
黃文金攻青陽兵敗。遂來降。冬十月。李鴻章等復蘇州。淮軍得常勝軍之力。遂復吳江。江陰各
縣。並克太湖各卡。乃逼蘇城。而軍時太平慕王譚紹光守蘇州。兵薄糧缺。李秀成馳往援之。與鴻
章大戰於婁門。勝敗相等。互攻月餘。納王邵永寬。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均。寧王周文佳。將軍范
起龍。張大洲。汪環武。汪有為等。因副將鄭國魁通款於程學啟。學啟與常勝軍統領英人戈登。輕
軼造城北之洋澄湖。與永寬等訂約。永寬與有為。遂於是月二十四日。刺殺紹光。開葺門降。秀成
退屯無錫。常州連營丹陽。以逼鴻章軍。學啟初許永寬等。以總兵副將等職。後求如約。學啟與鴻
章密謀設饗。誘殺八人。及其將弁千餘。國魁聞之。涕泣不食。卧三日。戈登亦嘗學啟。且欲殺鴻章。
攜短銃覓之。鴻章避不敢歸營。戈登揚言。扶其軍變。覓永寬。持之哭。並索得其養子。送甌山。鴻
章為永寬等設饗。親詣祭吊。泣數行下。戈登怒乃解。惟宣誓不復見學啟。

三年春正月。劉蓉復漢中。陳得才在漢中。因金陵圍急。率師入提陝西巡撫劉蓉。遣兵要擊。敗之。收復漢中府城。程學啟復嘉興。學啟肉薄登城。中彈傷腦。昇歸。其部將劉王奇督軍奮攻。潘鼎新劉秉璋亦水陸交進。遂拔嘉興府城。學啟為陳王成養子。王成使與大將葉芸臺守安慶。芸臺倚之如左右手。以甥女高氏妻之。及曾國荃圍安慶急。芸臺昇學啟重兵。使駐城外為犄角。學啟背芸臺率眾來降。自國藩遣從卒馮章所向有功。却永寬等將降。學啟與誓曰。若食言。他日死於礮。後竟殺永寬等。至是卒以中礮創重卒。嘉鄉既復。杭城大震。敵將陳炳文。乘夜自北門脫出。左宗棠入城。初。蔣益澧軍得統花絲頭軍法人托格比（一作德克碑）之助。攻復甯陽。遂進偏杭州。尋復德清。降石門。全浙郡縣以次下。而馮章亦以英法兵之力。復常州。蘇常敵軍悉由康州入江西。蘇省自金陵外悉已收復。夏六月。曾國荃復金陵。先是國荃合湘軍水陸師。合圍金陵二檢。自二年五月。彭玉麟楊岳斌以水師攻破金陵對岸九洑洲重鎮。敵糧援遂絕。國荃始得一力進攻。遂於是年正月拔鍾山之石壘（名天保城）。圍師乃合。方國荃之連營七甕橋也。李秀成屢勸洪秀全親征。鄂籍援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蘇浙。以利餉源。秀全不聽。秀成請奉太子監軍。為一京師不幸。奉幼主以圖恢復。如唐肅宗靈武之故事。亦不省。至四月。城中糧絕。食草根樹皮。而軍殊死守。秀成語賊民曰。曾國荃設局城外。招撫難民。爾曹盡往就食。眾曰。王捐軀以衛社稷。吾儕從王死耳。日自殺。恆數百人。秀成傷之。欲放民出城。秀全不可。秀成卒放之。秀全知事不可為。憂憤疾篤。足膝腫病革。遺命秀成輔國。遂卒。年六十有五。時月之二十七日也。太子福瑱即位。年十有六。秀成日綜政務。夜則巡軍。惟悍骨立。而知人善任。恩威並行。人心服之。若子於父。及

五月朔。賊遁。解城。崩。圍。全。兵。不。敢。撲。時。陳。付。才。自。漢。中。提。師。百。萬。赴。援。已。至。英。霍。國。全。力。攻。龍。勝。子。山。陰。堅。壁。名。地。曰。城。至。晦。日。克。之。偵。知。城。中。藥。盡。於。太。平。門。外。積。薪。林。填。溝。直。達。城。下。掘。地。道。秀。成。夜。出。死。十。三。分。道。自。太。平。朝。陽。兩。門。缺。口。突。出。衝。圍。全。營。時。湘。軍。積。勞。疲。憊。戰。力。殆。盡。遇。賊。飛。鳥。獸。散。自。李。臣。典。彭。毓。橋。諸。將。率。新。兵。馳。救。僅。乃。復。免。而。秀。全。寵。臣。沈。桂。松。王。陳。得。風。尚。書。朱。兆。英。陰。山。賊。圍。全。是。月。十。六。日。正。午。地。道。大。發。城。遂。陷。掘。秀。全。屍。斬。其。首。焚。化。之。章。王。林。紀。璋。顧。王。吳。汝。孝。皆。自。殺。紀。瑞。投。御。河。以。百。十。計。將。弁。三。千。餘。皆。戰。歿。軍。民。十。餘。萬。爭。蹈。河。死。屍。填。溢。如。橋。城。郭。宮。室。連。燒。三。日。不。絕。后。賴。氏。攜。幼。主。福。瑱。付。秀。成。返。身。入。河。死。秀。成。倉。猝。扶。福。瑱。出。至。家。別。處。母。廖。去。之。方。投。縲。秀。成。弟。楊。王。名。成。至。見。之。斷。縲。下。大。呼。曰。兄。親。幼。主。弟。獲。老。母。以。聽。天。命。伯。將。登。城。衝。大。北。門。缺。口。出。行。三。百。餘。里。遇。勳。兵。部。東。皆。擊。散。秀。成。乃。以。所。愛。駿。馬。與。福。瑱。使。名。成。奉。之。並。其。母。馳。去。自。率。九。騎。登。方。山。至。暮。下。山。渡。河。村。民。全。集。殺。已。渡。六。騎。見。秀。成。皆。跪。而。自。投。曰。此。忠。王。也。愛。百。姓。厚。吾。僑。當。護。之。至。湖。州。大。營。會。他。村。民。廬。至。扶。秀。成。送。國。全。軍。圍。全。威。陳。儀。衛。親。之。秀。成。背。立。言。曰。何。必。爾。遂。以。紙。筆。來。吾。當。書。之。吾。史。館。實。錄。爾。筆。焚。燬。盡。吾。不。述。矣。以。傳。信。自。是。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凡。十。日。間。在。站。籠。中。懷。慨。吮。筆。記。述。數。萬。言。事。畢。被。殺。年。四。十。後。村。民。夜。刻。蕭。孚。泗。親。兵。王。三。清。去。殺。而。投。諸。水。中。三。清。即。手。斬。秀。成。者。秀。成。廣。西。藤。縣。人。與。陳。玉。成。同。里。篤。實。忠。厚。尚。信。義。富。謀。略。思。撫。士。卒。皆。樂。為。之。死。自。五。王。氏。後。賴。秀。成。支。柱。危。局。縱。橫。盡。決。於。長。江。數。省。旦。六。七。年。秀。全。倚。為。柱。石。廷。爭。直。隸。有。大。臣。風。去。蘇。州。日。男。女。老。幼。流。涕。送。之。解。至。國。藩。營。中。松。王。等。見。之。皆。長。跪。請。安。國。藩。恐。民。心。未。去。黨。羽。之。為。變。即。決。計。除。之。

不欲解京。以免意外生變。及死。人爭痛惜之。金陵捷聞。詔封國藩侯。國荃李鴻章伯李臣典子。蕭
孚泗男。餘各獎叙有差。秋七月。太平國將李士貴被執於杭州。死之。太平楊王李名成。奉其幼
主福瑱至廣德。後聞黃文金圍湖州。乃與干王洪仁玕同詣其軍。勸文金亟與汪海洋合。奉幼主
為號。直趨長沙。連漢中。陳德才及張宗禹之兵百萬之衆可集。乃疾趨閩中。取咸陽。中興可下。徒
久困湖州。敵軍一集。事不可為矣。文金不從。曰。敵已絕食。旦夕可破。必滅之。及城破。湘軍黃少春
兵至。城復失。文金中礮死。士貴為忠王李秀成次子。道福瑱走徽州。遇席寶田軍大敗。福瑱擁衆
馳去。士貴乃身走杭州。為左宗棠礮舟所得。宗棠殺之。士貴驍勇富膽略。年十六時。統兵萬餘。戰
輒勝。軍中稱神童。行軍常自斷後。六合之役。李兆受圍之數十重。欲生致之。卒突陣去。無敢近者。
兆受歎曰。虎父無犬子。惜哉。吾不得而將之也。死年十九。八月。太平國幼主洪福瑱被執於江
西。死之。太平國亡。福瑱至石城。兵僅二千。席寶田追及大破之。福瑱走匿山中。故混入難民中行。
遇其諸父鄧王仁政牧馬者識之。引見營官蘇元春。元春欲釋之。寶田聞。使部將周家良持令往
取。元春拒之。寶田自馳至。元春與之。或語寶田公勿自為功。恐禍不遠矣。國藩奏洪氏無道。類今
忽獲福瑱。國藩能相容乎。寶田默然。卒送地撫沈葆楨殺之。事聞。詔賞葆楨輕車都尉。寶田雲騎
尉。並賞鮑超子爵。福瑱既獲。陳德才敗死。湖北李世賢汪海洋敗死。廣東自道光三十年秋八月
洪秀全起兵金田。至是凡十五年始亡。

清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擒事之起滅

太宗咸豐三年冬十月安慶額克於子滋事據維河集於有報也鄉人行傳逐疫程紙燃脂為龍戲謂之拜擒不逞之徒聚眾成隊公肆仇殺焚掠俗呼為擒子始自山東之兗沂曹濟蔓延於河南之南汝光安慶之額克壽江南之淮徐海湖北之襄索鍾隨蓋起於康熙時至嘉慶中黨日益衆十九年十月御史陶澍奏飭河南安慶巡撫方受瞻胡克家名捕頭日王妮子李東山馬大振等卒未緝獲咸豐元年太平軍起朝廷尤重治盜夏邑南陽訴擒到有招詰責河南總吏因並飭兩江湖廣督撫協捕而壽州盜亦上聞二年山東蘭山盜拒殺祀總掠海州安慶擒犯鹿邑寧陵而豐沛曹單聞亦騷然。是年秋東撫索恩據撫陸應穀安慶協理團練給事中袁甲三各督兵剿捕皆無效及安徽江南省城失守皖中大震於首鄧大俊遂乘勢起於宿蒙亳壽一帶橫行皖齊豫間所至焚劫督軍者不能制其有奮勇進剿者輒敗衄故其勢益熾至是襲維河集據之

五年秋八月擒首張樂行復據維河集先是擒事起命提督善保屯永城著巡撫周天爵駐徐宿侍郎呂賢基出治安慶團練督基遣甲三督師進剿直撲維河集頗有新獲餘眾走柘城開歸汝軍信陽勢復熾攻正陽掠永城破柘柏園夏邑沈邱據撫陸應穀自汝寧走保省城天爵甲三代之治軍頗亮詔決督舒興阿領軍駐陳州後移皖北以河南按察使牛鑑代之統於豫撫英桂至是年春甲三以事得罪去提督武隆額將兵屯亳州總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戰守事宜而張樂行復起表亮犯歸德以英桂代統武隆額軍自是擒分五旗率馳突徐宿曹歸防軍失屯莫之能

禦。

六年秋九月。擒衆西走。偏陳州英桂奉命督師。後增調江南軍將總兵鄭魁士援宿州。仍以袁甲三督毫軍。是年八月。甲三自永城進軍。攻睢河集。張樂行赴潁州。復東走徐州。皆大掠而還。七年冬十月。擒衆入南陽。知縣施作霖死之。擒走河南。圍固始。命署河北鎮總兵勝保助剿。而邱鄧盜復起。毫擒與甲三相持。南延霍邱壽州西北掠舞陽葉。內鄉。擒復犯宜陽。英桂赴禹。密河南峰大相望。太平軍亦合。擒分擾。屢勝。保甲三會師正陽關。議以勝保北屯潁州。遏歸德。陝西軍防武關。而擒入高南。作霖督勇練迎擊。力戰而死。於是霍山和淦東西幾二千里皆蹂於擒。其游騎遂擾及直隸之大名府等地。京師戒嚴。

八年秋七月。命都統勝保督辦安徽軍務。巡撫翁同書副之。太僕卿袁甲三督辦三省勦擒事宜。是年春間。太平軍合擒破固始六安。分黨出掠。僥倖出犯。入軍夜於應。夏五月。晚撫福清擊退臨淮。擒衆協同河南軍收復六安。擒皆東趨。南攻全椒。東安滁北。及徐宿。英桂病還。張榮代為撫。撫臨淮。招撫苗沛霖。中三進駐宿州。李昭壽（官書作兆受。後賜名世忠）亦獻滁州。投誠迎勝保。於清流關。淮南北事解嚴。至是。命勝保整軍廬州。而擒入山東。圍單。攻金鄉。大掠商水。北周家口。其勢益張。

九年冬十月。命清運總督袁甲三督辦皖省軍務。是年正月。勝保奏劾甲三持重失機。詔以總兵傅振邦代之。副以都統伊興額。而統於勝保。二月。擒自西華趨舞陽。破防軍於北舞。總兵邱聯恩戰死。伊興額悉軍西。援振邦等。勦以阻。饒龍之以協。領關保督河南軍。副都統德楞額將天津海。

防軍屯曹州而勝保自移防時。臨檢攻定遠。皖撫翁同書退走壽州。至是勝保以母喪歸。復命甲三代之。十一月。袁甲三復臨淮關。檢既出歸德。自開儀泚河。犯定陶。東明。遂還湖州。於是諸將帥皆以回巢為幸。勝保告捷。甲三至軍。攻克臨淮。

十年春正月。命勝保督辦河南勦擒事宜。勝保督師皖中。日久無功。命以都統督軍河南。關係副之。提督傅振邦督軍徐宿。總兵田在田副之。時甲三已復鳳陽府縣二城。而檢首張樂行襲得樹。巢陷清江浦。般准海道英徐晉副將舒祥等。潛督聯英。河督庚長。方置酒奏伎。倉卒走保。淮安。清江為河漕聚滙處。居室器用。踵事增華。各檢首垂涎已久。至是率眾由吳家墩驟至。遠陷清江。復還走。而河南檢趙萃洛。山陝大震。詔罷勝保。以府丞毛昶齡還河南。治團練。南汝光道鄭元善副之。秋九月。檢入濟軍。命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督師往剿。時帝出奔熱河。檢乘之。侵入濟寧。縱橫荷澤間。山東大亂。德楞額軍敗於嶧。僧格林沁至軍。奏言檢眾繁多。其出掠伺空。虛避官兵。以焚掠脅俘良民。黨眾日增。馬步數萬。列隊百里。兵少檢多。眾寡懸殊。如欲攻其巢。則相距一二百里外。井埋地赤。裹糧攜水。不能持久。退為所躡。往往失利。十年以來。未有能進軍接仗者也。臣軍萬二千人。請合傅振邦德楞額二軍。直攻老巢。詔以無後勁為戒。冬十一月。僧格林沁敗績於鉅野。僧格林沁進攻鉅野。以提荷澤。會大雪。檢反乘之。遂大敗還。關保以昏庸罷。河南軍事。專於毛昶熙。徐州民士請用伊興額。章凡三上。始從所請。僧格林沁令諸州縣各築長圍。以扞檢馬步。振邦病免。田在田代之。

十一年春正月。僧格林沁兵敗於荷澤。僧格林沁遣軍援荷澤。復敗還。詔責以勇往輕進。副都統

穆騰阿病免。總兵成明代之。秋九月。叛練苗沛霖陷壽州。沛霖本鳳臺諸生。為團練長。始叛。勝保招降之。授川北道。猶持兩端。受官不冠服。命其下稱之先生。十年八月。英艦至天津。詔勝保總勤王師。檄及苗練。沛霖復懷叛志。設高臺。聚眾號哭。言京師危急狀。陰欲其下推戴。眾相視默然。而罷。十月。沛霖遣徵壽州練總集下蔡領旂。後者斬。壽州練局新其使。沛霖怒。誓先取壽州。是年正月。攻壽州。時皖撫翁同書自定遠遁至居城中。欲募廉沛霖為殺州紳徐立壯孫家泰。索時中以媚之。城中人忿。益死守。至是。守城游擊朱佩芬都司林雲錦千總吉玉成外委朱淮潮等開門以納沛霖。沛霖復陰通賊太平英王陳玉成。玉成表封為平北王。而翁同書猶力保沛霖之非叛云。冬十一月。僧格林沁攻破毫北諸莊圩。先是。擒自曹州趨鄆城渡汶掠泰安南北。伊興額及總兵滕家勝俱戰死。僧格林沁移屯汶上。擒遼園青州時河南擒縱掠連二十餘縣。西自南陽。南自汝寧。東界淮。南界河。山東擒西及浙北。北侵大名。滕嶧一帶騷然。僧格林沁鼓兵保鄆。東撫譚廷襄出屯荏平。擒陷曲周。掠咸東。陷清河。殺知縣陳大烈。苗沛霖陷壽州。徐宿阻絕。僧格林沁遣唐啟倫募軍防清淮。而擒分眾北趨。德榜額免。袁甲三疏。詆僧格林沁驕慢。軍旋山東。登萊諸縣俱失。僧格林沁南下沂邳。奏功進爵親王。悉奏罷諸團練及防河大臣。委權督撫。以副都統邁克登布代道員聯捷巡河。大順廣道王榕副之。勝保屯防京師。尋命移軍援緬。僧格林沁屯軍湘軍揚言進攻。額毫於是羣擒已多。合太平軍中。游弋襄洛。不復從事剽劫。僧格林沁遂連破毫北諸莊圩。

穆宗同治元年。秋七月。命僧格林沁統轄山東河南軍。防直隸山西。四省督撫提鎮將兵大員均

歸節制是年春。邠州圍解。夏。檢陷宜陽。殺知縣謝仁海。西陷永寧。剽自內鄉入高州。陷鎮安。孝義
固原提督孔廣順禦之。藍田於合太平扶王陳得才陷渭南。殺知縣曹士錫。東陷華州。直走澠池。
還敗河南軍。時廬州克安。廢事定。將軍多隆阿將廬州軍。勝保將邠州軍。俱入關。朝命僧格林沁
統轄山東河南全省軍務。並調度直隸山西兩省防兵。四省督撫提鎮及滑督團練大臣均歸節
制。冬十二月。命多隆阿督辦陝西軍務。調劉長佑為直隸總督。先是湖北出軍助攻河南於屯
多隆阿進兵荆紫關。破陳得才及捻兵。進勦商南。捻還奔北。走廬氏。南趨棗陽。陷隨州。京山應
山。湖北大震。復奏請多隆阿還軍。袁甲三病罷。李鴻章代之。續宜世喪。臨淮督師遂罷不復設。勝
保以督辦陝西軍務。賜恣其遠治。命多隆阿兼統其軍。會降捻張錫珠。復叛於革冠渡。大清犯
大名。大順廣道秦聚奎戰死。堂邑悍捻宗景詩亦叛於鄆陽。渡河走山西直隸。欲與錫珠合。以八
百人行腹地幾二千里。所遇無留行。東撫譚廷襄直督文垣均以是發軍臺。以閩敬銘劉長佑代
之。副都統邁克敦布發新疆成保代之。

二年春正月。僧格林沁攻克堆河集。苗沛霖執捻首張樂行等以獻。樂行為於中渠魁。至是僧格
林沁破之於尹家溝。侍郎國瑞復攻克堆河集。樂行與姜台凌走宿州。為苗沛霖所執獻。遂被殺。
而捷奏則言樂行敗竄宿州。知州英翰獲之云。樂行死其從子總愚領其衆走山東。與捻首任柱
太平將賴文光合。秋七月。賜勝保自盡。勝保自咸豐八年七月督師皖中。久無功。又驕縱好聲
色。苗沛霖張龍投誠復叛。李昭壽滋擾滁來。連陷名城。地方糜爛。已極。勝保絕不為意。九年九月
定遠布衣胡文忠走京師。欲叩閭訴其事。御史林之望力阻之。文忠自縊死。而懷書責之望。語益

激之望疏聞。文宗猶不允。遠罪勝保。改命督軍豫省。同治元年十一月。德興阿劾其攜帶妓女赴陝。並納陳玉成之妻為妾。拜認張龍之妾為義女。並為請四品封典。內外復交章訴其貪汙欺罔。命逮問。而李昭壽奏納己官以贖其罪。苗沛霖宗景詩復揚言當代乞恩以挾制朝廷。故勝保久羈獄中。未予引決。至是沛霖景詩已復叛。帝謂二逆之糜餉勞師。皆勝保養難貽患所致。遂令賜帛死。中外稱快。夏六月。苗沛霖再陷壽州。初咸豐十一年九月。沛霖陷壽州。詔魏其布政使銜川北道將命師討之。袁甲三欲假湘軍威。奏調李續宜。續宜遣將成大吉等進潁州。多隆阿破廬州。沛霖懼。復求撫於勝保。勝保既如湘軍功。且欲養沛霖。固兵柄。為奏止湘軍。沛霖因誘執陳玉成。以獻勝保。而空顧上壽州及正陽關。讓湘軍屯守。勝保移陝西。猶騰章詆湘軍。為沛霖請隸於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外藩王子。驕貴。寄耳目於左右。又自負忠勇。以湘軍為邀功。沛霖因問之。果為之請。撤湘軍。稿苗練軍萬金。曹國藩懼決裂。因託以和。巢含舒空虛。撤壽州等處屯軍。退守霍邱舒城。僧格林沁慙沮。更奏辦。沛霖益欲自結於僧格林沁。設伏宿州。擒張樂行。既自以連立大功。而前罪削籍仍未復。快快謁巡撫唐訓方。請散練歸農。而潛斷滴水以絕臨淮蒙城糧道。訓方召集湘軍。備堵禦。僧格林沁已移山東。猶以恐生變為言。請示羈縻。沛霖揚言僧王殺已降。指台凌被戕事。不足為盡力。遂於是年三月。襲據陳遠。攻壽州。掠潁上。陷鳳臺。圍蒙城。四月。湘軍將將學魁。毛有銘援壽州。未至。城中糧已絕。而下蔡外委邱維城。夜舉城獻。沛霖知州毛維翼力戰死。事聞。命僧格林沁都興阿各以兵赴援。冬十月。僧格林沁師至蒙城。太平英王陳玉成舊部新苗沛霖降。方沛霖之圍蒙城也。因南畏湘軍之威。欲北趨中原。號召羣捻。以蒙城扼其衝。故

悉眾攻之。江北督帥都興阿遣將軍富明阿總兵王萬清自揚州引兵來援。皆堅壁不敢戰。僧格林沁前軍將陳國瑞師至。合諸軍攻其外濠。沛霖親兵三千人相與謀曰。吾儕故英王舊部也。苗逆誘殺吾王。復以威利我。使為之用。是吾仇也。盍殺之以復仇雪恥乎。沛霖夜巡營。親兵二人自後刺之。立隕。走報。詹啟綸不信。報萬清。萬清往。到其首。迎獻軍中。說以巡濠斫死上功。希上賞。且殲二親兵以滅口。於是啟綸以僧王奏。受上賞。萬清次之。分別給與騎都尉世職。黃馬褂。沛霖死。其黨瓦解。富明阿遂入蒙城。收下蔡。國瑞部將宋慶。拔苗。景開。收壽州。擬舉收賴。上有銘收正陽。訓方。備撫諸圩。收其兵械。奏移鳳臺。治下蔡。於雉河集。增立渦陽縣。將大有所治。而僧格林沁及富明阿先後勅其措置乖方。降官去。喬松林代為巡撫。淮甸無事。無所用湘軍矣。

三年秋九月。僧格林沁兵潰於麻城。退光山。再退鄭州。初。太平扶王陳得才。與捻眾擾豫邊界。鄂督官文督軍京山。與僧格林沁會剿。獲軍統領舒保。戰死於德安西之山谷間。舒保為湖北名將。及死。諸軍奔竄。戰事倚於僧軍。而其左右橫恣。求見者。先納百金至四百金。視領軍多少以為差。民有訴軍淫掠者。僧格林沁感類曰。若輩離家來久。且宜從民避之。湖北民大失望。六月金陵克復。太平餘眾合於捻。是月攻黃安麻城。至蕪水。大將石清吉陣亡。成大害。被困於蕪北。僧格林沁軍麻城。官文出黃州。詔江督曾國藩往援。並徵湘淮名將劉連捷。劉銘傳軍。僧格林沁初轉戰追逐。未嘗與太平軍合戰。謂捻畏我。不足慮。輕湘淮軍。以為皆不能戰。奏止之。及捻掠廣濟。還馬隊將常星阿再敗。僧格林沁狼狽走光山。尋走鄭州。傳軍名譽頓損。

四年夏四月。僧格林沁追捻山東。至曹州南。中伏死。先是三年十月。僧格林沁追陳得才及捻眾。

於鄆豫聞。得才聞金陵破。飲藥自盡。僧格林沁益銳意率輕騎追逐。至光黃汝鄧之交。屢中敵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等。益怒。日夜連二三百里。會於步隊。足皆腫裂。不能行。顧就撫。已遣陳國瑞與有成言。及擒首張總愚。賴文光各遣使至。語未及半。促命斬之。遂復決裂。是月。追敵至曹州。戰於州之南。敗入保萊莊。困重圍中。其部衆多怨叛。敵設伏林外待之。僧格林沁夜突圍出。部卒反戈衝陣。敵棄之。遂全軍覆沒。國瑞僅以身免。見有擒首戴三眼花翎。揚揚過。圩去。哭曰。吾王死矣。潛跡至麥膝中。見其屍受八創。一馬僅同死。事聞。京師戒嚴。急召曹國藩入衛。山東河南巡撫。皆以陷王獲嚴譴。旋命國藩辦理直隸山東河南軍務。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六月。提督劉銘傳等破捻於渦河西岸。維河國解。先是。張總愚等謀據淮北。乃自城武趨永城宿州。西攻新渦陽。圍巡撫英翰營。渦陽者。故雉河集張樂行舊屯也。英翰輕騎出走。大徽諸軍。曹國藩前所募湘軍。裁撤殆盡。李鴻章所報。稍習北方。乃遣銘傳。周成波及河南將宗慶安。嚴將張得勝等赴援。史念祖自圍中應之。銘傳與成波自徐州直搗西洋集。大破捻於渦河西岸之張莊王圩。維河之圍遂解。時國藩謂捻已成流寇。若匪流而兵亦與之俱流。則匪之資糧無限。而我之兵力有窮。乃定議以四省十三府州地。設四鎮重兵。安徽以臨淮為老營。劉松山駐之。山東以濟寧為老營。潘鼎新駐之。河南以周家口為老營。劉銘傳駐之。江蘇以徐州為老營。張樹聲駐之。為四省之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並飭河南軍屯鞏洛。湖北軍屯隨襄。專以攻擒首尾。迄今後始得迎擊。改以張樹珊屯周家口。使銘傳游擊。龍道吉林馬隊。自是剿擒之局。始有綱紀。

五年冬十一月。命曹國藩回兩江總督任。以李鴻章專辦剿擒事宜。初。諸軍剿擒。惟事追躡。非苟

且姑息以養敵鋒。則疎進無謀。以鈍兵力。故用兵十餘年。勞而無功。自國藩受事以後。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阮守黃運河之策。謂必變敵一隅。長圍以圍制之。然後可以聚餉。督師年餘。大小數十戰。力竭敵鋒。捨勢實因此而衰。而人不諒之。又習見僧格林沁督師。以數月曆五省。怪國藩安居徐州。踴躍盈路。而國藩受命於危急之際。其所部湘勇皆散遣。強起受任。率淮軍以赴前敵。蓋欲虛席以待鴻章久矣。至是以疾請。朝命鴻章代之。詔國藩還江督本任。

六年春正月。調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軍討西捻。時捻分東西兩大股。東捻任杜賴文光。糾衆擾東豫。西捻張總惑擾秦中。會督師官文坐事免。其欽臣關防存武邑。宗棠自福建道漢口。因以授之。是月。提督鮑超打破東捻於戶隆河。先是任杜賴文光牛洪李允等。自河南入湖北。圍郭松林於沙岡集。陣亡張樹珊於楊家河。進屯安陸之戶隆河。超約劉銘傳合擊之。於是超率霆軍。一起宇春霆所部故命霆軍。屯白口。銘傳率銘軍屯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銘傳冀獨得首功。先一刻進攻。大敗。所部大將唐殿魁吳維章田履安等死之。銘傳與諸將幕僚俱脫冠脫坐地待死。適霆軍踐期至。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敵。呼聲震十餘里。敵大潰。超追奔五晝夜。投敵二萬餘。生擒八千有餘。拔銘傳及其將士二千於重圍之中。奪還銘傳所失之騾馬五千餘。洋鎗四百。號衣八千餘。一切輜重軍械。及銘傳之紅頂花翎。皆送還銘軍。超賂銘傳。強自抑。無幾徵德色。銘傳內慚。反以復期召超。超與多隆阿久為湘軍名將。有多龍鮑虎之稱。銘傳淮軍新貴。故族之鴻章右銘傳。據其言以入告。軍機汪元方遂堅持科超以失機與冒功之罪。請斬超。同列均以為疑。僅擬嚴旨責之。時超方連敗於直河。於豐樂河。於襄河邊。殺賊一萬。生擒四千。解散萬餘。

拔出難民二萬。紮柱文允之妻。追至秦陽唐縣。自念破強敵。救銘軍出險。功高。其獲褒獎。忽奉嚴飭。始悟銘傳之歸。然而鴻章元方之顛倒黑白也。憤不平。遂請疾解兵。所部三十營。鴻章悉遣散之。二月。提督劉松山大破西捻於西安。初。裁湘勇。獨留松山老湘一軍。松山率以剿捻。屢敗。東捻於濟寧徐州南陽之間。而西捻自五年十月入陝。防軍拒戰於灊橋。三十餘營。一戰而潰。遂圍省城。時松山方奉命自周家口回江南。解兵柄。曾國藩亟檄之援陝。松山馳抵西安。一戰解同朝圍。至是大破捻於西安。入攻郿。破之。夏五月。東捻入山東。至濟寧之戴廟。遂衝過運河。初。捻犯唐縣。至鉅野。李鴻章諸軍皆在南。山東屯軍倉猝潰走。捻遂自戴廟渡河。殺知東阿縣周毓楠。踞運陽。燒防軍屯。收其軍實。自曹國藩督師以來。運防未嘗潰。於是時論大譁。秋七月。東捻由海神廟渡灘河。膠萊防清捻過運河後。將趨膠萊。鴻章欲盡發山東軍萬六千人守膠萊。東撫丁寶楨不可。重違鴻章意。以七千人與之。是月。敵軍突撲灘河。防軍潰散。掠灘。至昌樂。乃東南走安邱。方鴻章之防渠也。與寶楨極相齟齬。山東軍本防南。蘇淮軍將潘鼎新強移之北。及敗。鼎新委罪東省守將王心安。詔斬以殉。寶楨爭之。賜章相紙。詔和解之。其後寶楨遣心安分守運河中段。嚴固卒平東捻。冬十月。東捻潘貴升刺殺其魁魯王任柱。來降。捻既連敗於濰縣之松樹山及牟山。走高密諸城。日照。韓榆。劉銘傳購柱部將潘貴升。狙擊柱。殺之。縱馬來降。捻衆遂潰。柱亮州人。飄忽善戰。為各股總頭目。及死。衆推賴文光為首。十一月。東捻窺黃河。詔抽運防之師守黃河。時捻不得志於運防。將窺青濟黃河之漭。朝旨恐黃河防軍有失。命抽運河防軍協防。是月。西捻犯吉州。張總愚由陝西壺口搶渡黃河。犯山西吉州。巡撫張長齡及防河按察使陳澍均革職。遣

成。十二月，東檢首逆王賴文光敗走揚州，自投防將吳毓蘭營，遂被執。東檢平，文光自淮縣毒光閭廬敗後，率餘衆渡六塘，循淮安寶應高郵南走。時諸軍大集，文光知事不濟，下微揚州防將道員吳毓蘭，歷試諸將，而以毓蘭為愈，使伺己以為功，乘夜投毓蘭營。軍中傳誦其機，言至深痛。鴻章等嚴禁其事，使毓蘭終上捷，言雨中陣俘之云。

七年春正月，西檢張總愚由山右渡河北，趨直隸，繞輔京師，成履自賴文光自投被執。鴻章自以其軍有大功，疏代諸將乞休養，勿調遠役，而西檢已南走絳州，由沃垣曲東趨濟源，循河至原武，遂北自新鄉趨順德，至定州。京師大震。鴻章奏奉廷寄，飭催劉銘傳迅赴河北，進剿。鴻章持不遣河南軍將張曜方至湯陰，陝西軍將劉松山等先至清苑，東撫丁寶楨率軍先至河間，招切青鴻章等，均奪職而嘉獎寶楨，詔凡七下。於京師五城團防神機營，出屯派易，命恭王奕訢巡防，並節制諸軍，及各督撫，以左宗棠總前敵戰事。夏四月，命盛京將軍都興阿赴天津，會同左宗棠率鴻章剿擒。是年二月，鴻章軍至德州，檢趙鍾虎諸軍既集，多掠商民，居市民患之，相約格殺。日有俄閩死者，不計其數。於是鴻章復議驅檢大行黃河間。三月，檢至濟滑，西犯新鄉，循河至延津，破陝西軍於封邱，提督周盛瑞戰死，趙滑敗，淮軍提督周振邦中才死，遂自內黃趨東昌，往平德州。吳橋東光四月，至天津，恭王奏飭諸軍帥限一月平檢。至是，增命都興阿會同剿擒，列名在宗棠鴻章上。侍郎索厚副之。六月，檢首張總愚敗走往平，遠赴水死。西檢平，先是李鴻章遣防守黃運慶檢海東之賊，及檢走運東，遂力主防運，旋檢南走滄州，值運河水枯，鴻章就河北築牆以為外圍，劃恩縣夏津高唐之馬頰河西北築牆以為裏圍，偏檢西南走，既連破之於海豐楊丁莊。

沙河等處是月又逼之於老海窪及玉林鎮隆福寺。曹國藩所遣水師又敗之於高家渡。至是檢
走往平之廣平鎮。值大雨。仗賊河盛漲。諸軍圍蹙之。檢不得渡。遂擒斬數千。餘就撫。總愚赴水死。
方檢之北。踰定州也。詔劉銘傳迅赴北提。銘傳擁兵雖上不至。是年四月。淮軍屢敗於檢。鴻章屬
鴻臚卿朱學勤奏召銘傳。溫旨敦促啟行。仍不起。國藩手書戒之。詞懇切。銘傳得書。投袂起。率師
行。至是捷聞。賞諸將帥。銘傳新至收成功。封一等男。劉松山首先赴義。力戰破敵。勞苦功高。而賞
不及爵。左宗棠奏松山由皖豫轉戰各省。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晉。連衝畿輔。以步當馬。為天
下先。此次巨股蕩平。平心而論。何嘗非松山之力。時朝廷以淮軍擅首功。疏入。不之省。然人皆服
宗棠持論之公。言非阿所好云。